

周禮正義



冊七

周禮正義卷十九

瑞安徐詒讓學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

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猶魯其地也魯云土其地伯爲士四方其食者半公

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龍蒙遂若天子移之者亦然故

季氏將伐顛與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

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

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

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

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于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

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止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斤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

凡建邦國者此建畿外五等邦國之法也職方氏說五等侯國之里數同云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者以土圭測景之法定邦國

之方位而正其疆域也戴震云土圭之灋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偏東偏西偏南偏北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其疆域廣輪之實亦於是分曉不惑焉案戴說是也賈疏依千里而差一寸之率則其封域之里數云假令封上公五百里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與土圭等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一分百里五分則五百里既非密率又事涉繁碎殆非經義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者此經所食者半及參之一四之一皆當依先鄭說據諸侯自食言之公五百里開方為方百里者二十五即二十五同食者半則十二同又五終之地也云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四百里開方為方百里者十六即十六同食者參之一則五同三成又三分成之一也云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者三百里開方為方百里者九即九同食者亦三之一則三同也云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者二百里開方為方百里者四即四同食者四之一則一同也云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者百里開方為方五十里者四食者亦四之一則二十五成也注云土其地猶言度其地者玉人土圭以致日以土地注云土猶度也俞樾云土度聲近通用書梁誓杜乃攬雍氏注引作敷乃攬說文支部敷讀若杜土之通作度猶杜之通作敷矣土方氏職曰以土地相宅即度地相宅也案俞說是也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為正四方耳者謂土地即辨方之事也若土圭景短即知其國於四方為近南景長即知其國於四方為近北之屬賈疏謂五百里四百里之等說未核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者賈疏云司農意以經云其食者半與參之一四之一皆自食其餘並入天子雖不云四之一司農意亦四分分之三分入天子一分自食江永云先鄭謂其食者為諸侯後鄭謂其食者為天子以文勢言之土其

117  
57226  
25  
v.9

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  
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  
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  
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  
然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并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密小  
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循下地萊二百畝亦所以優之與王  
昭禹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若其半則山林川麓不可食  
者也以至侯伯子男之地亦各以是爲差州方千里其地不能無肥  
磽之辨凡以可食多者爲上諸公之地可食者半所謂上地也侯伯  
之地可食者三之一所謂中地也子男之地可食者四之一所謂下  
地也猶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任民而已鄭鑄方苞說略同案王說卽  
江氏所本皆足補二鄭之義國語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主茅魏而  
食溱洧與此食字義正同五等侯國所食之地大多小小非徒地有  
廣狹蓋亦兼以肥磽制其衰等遂師云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管  
子八觀篇云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  
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也彼野黍辟而民無  
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  
而食地博也國策秦策黃歇說秦昭王曰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皆此經食字之精詰也云故魯頌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者並闕宮篇文毛傳云龜  
蒙山也荒有也鄭箋云策命伯禽使爲君於魯加賜之以山川土田  
及附庸令專統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引之者  
證魯有附庸也又引論語曰季氏將伐顛與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者季氏篇文集解引孔安國云顛與  
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使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顛與  
爲附庸在其域中故此引以證附庸在邦域中也云此非七十里所

周禮正義 正義 十九 二 中華書局聚

能容者隱駁今文五經家說也先鄭意附庸包於侯國封域假令魯封域止七十里則不能容附庸明其不可信也魯為侯國即依今文說亦當百里此云七十里者蓋別依今文春秋義白虎通義爵篇云殷家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是今文家又有侯七十里之說故先鄭據而破之云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者司農謂必如此經有方四百里五百里等國乃能容附庸是合於魯頌論語之言也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者即二十五成之地也云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者賈疏云五經家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皆以為周法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子男五十里故男食五十里是與五經家說合若自子已上以百里七十里國於此經二百里已上四之一三之一不合故直舉男地而言論讓案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萬章篇春秋繁露爵國篇文並同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七十五十里差德功也此先鄭所謂今五經家說即漢時今文經師之說也賈疏謂若張苞何休孟子等大宗伯疏亦云張苞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張苞周蓋指張禹苞咸周氏張禹治今文論語苞周章句並出張侯論見何晏論語集解敘學而篇集解又引苞咸說千乘之國從王制義是三家皆傳今文論語公羊莊元年何注說三等國並依王制義春秋公羊亦今文學也周禮為古文之學故今文經師皆所不從今文之說蓋以王制孟子所說為周制無二百里以上至五百里之國後鄭以王制為虞夏殷之制周初因之周公制禮則改制如此經之說故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

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又云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爲說也是鄭謂虞夏地大而國多故爵土爲三等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限殷地狹於虞夏而國少故仍夏制周初亦然至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同於虞夏而封國之數猶因殷舊地增國少故得廣土增爵有五百里四百里之封此後鄭通周官王制孟子以調停其說之意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此亦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爲虞夏之制卽後鄭所本先鄭之意或與與彼同也今攷明堂位說周公封曲阜地方七百里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並與此經合管子輕重乙篇云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雖與此經小異然亦不以百里爲大國足徵周制必不如孟子所說況孟子又言齊魯之封儉於百里則所說三等之國自謂一代恆法非周初沿殷權宜之制可知鄭四代損益之說不能通於孟子王制孔疏引鄭答臨頌云孟子當根王之際王

制之作復在其後蓋亦知二書後出與周初典法不無岐異也江永云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內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不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确之地與夫城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封耳又云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違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多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真不知齊魯始封尚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案江說略本王安石陳祥道於義得通金鵝黃以周亦並謂孟子王制所言三等之封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除山川附庸言之此經五等之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爲兼山川附庸言之與江說略同竊謂孟子謂齊魯初封儉於百里者自是故言其小以鑄切七國大抵春秋以後人說列國封域大小多非其實如昭二十五年左傳楚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瀆同國語楚語白公子張說齊桓晉文曰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以楚武文及桓文初得國時疆域攷之斷不止此數楚語章注亦云方欲善美之故尤小焉此與子產孟子之言足相比例矣又後鄭依王制說附庸在方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之外故職方氏注亦謂州封五等國二百一十其餘以爲附庸亦不若先鄭說以附庸在封域內之允也云玄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者後鄭以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等爲天子所食之貢故引土均均地貢以破先鄭義其說實非也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此鄭爲比況以申其食者爲貢入天子之說

謂公以下貢有輕重猶之齊民授地有一易再易等之率耳非謂真  
以此三等地封諸侯也賈疏云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  
地據貢入天子以耕之者入諸侯以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  
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  
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  
百畝佃百畝留三分似三百畝不耕者也民但家無三易之地直以  
況義耳云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者此申大國貢  
重小國貢輕之義土均云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熾惡爲輕重之法  
而行之故鄭依而言也賈疏云後鄭意釋公國貢半已下漸少之意  
言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自用即足其國禮俗喪紀及畜積之用  
故以半爲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  
留自用乃足其國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其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  
少故四分之乃足其國亦以一分爲餘貢入天子云若今度支經用  
餘爲司農穀矣者漢書食貨志云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  
足以奉戰士顏注云經常也此注疑指漢時諸侯王國亦以常用所  
餘儲爲司農穀故舉以爲況司勳先鄭注云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  
府錢穀是也賈疏以度支經用爲國家喪紀所用餘入天子殊誤司  
農官詳天官敘官疏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者此亦  
申地貢大重小輕之義左昭十三年傳云同盟於平丘子產爭承曰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  
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杜注云列位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甸  
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蓋兼據彼文爲說正讀與征同字之者  
左昭十六年傳子產曰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又三十年傳云字小  
在恤其所無孔疏引服虔云字養也江永云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  
皆貨賄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  
亦准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責其貢哉後鄭

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案江說是也地貢雖大重小輕而此  
經其食者實當爲諸侯自食大國食多小國食少所以示尊卑隆殺  
之差非所謂正之字之也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  
庸者後鄭以附庸爲加賜在封地之外亦破先鄭說也賈疏云案王  
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  
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伯即牧也此牧正帥長皆是有功諸  
侯乃得爲之有功即有附庸又諸侯有德雖不爲牧正帥長亦得有  
附庸故鄭總云諸侯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焉詒讓案鄭王  
制注云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  
周皆曰牧牧即大宰建牧立監之牧彼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  
作州長謂之牧是有功德者並得爲牧屬牧亦通稱伯不專屬殷制  
也詳大宰及大宗伯疏云爲其有祿者當取焉者謂諸侯有國無祿  
其爲牧正帥長者則宜別優以祿故加賜附庸使其取其貢賦以當祿  
也云公無附庸者賈疏云以其天子畿方千里上公五百里地極故  
無附庸也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者  
賈疏云以其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方百里者五五  
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爲二十五同與公等  
故知侯附庸九同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爲十六同與侯  
等故知伯附庸七同也其子有功進受伯地加五同與伯等男有功  
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開方之皆可知云進則取焉退則  
歸焉者謂有功而進則取此附庸入邦國有罪而退則歸之於王別  
給有功者賈疏謂退則歸焉者謂爲闕田者非云魯於周法不得有  
附庸故言錫之也者釋魯頌之義賈疏云魯雖爲侯爵以其王子母  
弟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成王以周公制  
典法之勳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云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  
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者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

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彼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賈疏云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卽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云附庸二十四言周公以德兼侯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故云兼此四等矣凡言同者皆百里地百里則爲國周法不滿百里乃爲附庸今皆名附庸爲同者但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附庸成同并數之矣假令男附庸三同附庸國則多矣據成同而言三耳自餘五同七同已上其義可知也案鄭意當如賈說據春秋繁露爵國篇說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五十里是附庸不得有百里之國鄭約言以便計算耳但魯地方七百里乃作記者之後說非其實也依此經及史記言之魯爲侯爵則地當方四百里附庸在封域之中論語有明文先鄭說自不可易後鄭欲備合明堂位七百里之文遂謂魯本受五百里地同於上公又於封地之外別增附庸二百里以充其數殆未足

馮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

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畿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城郭之宅曰室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晦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者此畿內稍縣疆三等采邑井田授地之法也縣師云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

制其域是制域爲縣師所職司徒則以法命之其封溝則封人匠人等爲之詳前疏賈疏云案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又下文小司徒職云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是造都鄙制其地域也云以其室數制之者賈疏云其室在都邑之內而云制之者依其域內室數於四野之中制地與之謂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之等是也沈彤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謂先量地定域也則都邑之大小正繫其地以其室數制之乃即域內之室數以爲縣鄙之屬使多寡與地邑相得民寡則徙之入民多則徙之出非計其室數以制都邑也案沈說是也云不易之地家百疇者晦釋文作畝云本亦作古晦字案說文田部作晦云六尺爲步百爲疇从田每聲重文畝或从田十久畝即畝之俗體經例皆作晦不作畝陸本誤此辨都鄙授地之法載師職注以此不易一易再易之制爲六鄉之法與此經注並不合誤也都鄙亦當有餘夫其授田以遂人三等田萊之率推約之蓋亦當上地田二十五疇中地田五十疇下地田七十五疇各視其正夫所受之田以四分之一爲餘夫之田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云都鄙王子第公卿大夫采地者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第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詳彼疏云其界曰都鄙所居也者大宰注義同謂所居治之邑曰鄙其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竟界所包通曰都也賈疏云三等采地皆有城郭是其鄙所居也據其四境卽是其界曰都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此蓋夏時采地之數者鄭王制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各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第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

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第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第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卽而謀焉是鄭據彼稱縣內定爲夏時采地之數也知周曰畿者據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是也云周未闢矣者賈疏云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注云八州州立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云畿內九十三國卽此都鄙之數有文矣而云未聞者以無正文故疑焉案書傳云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王制數同故鄭從之畿內九十三國卽依王制說也此注以彼爲夏制周所不用故云未聞蓋兩注義本異賈合爲一失之又王制孔疏引鄭書注及鄭志答趙商說夏初諸侯萬國畿內四百國此謂夏王畿千里無鄉遂而盡以爲五十里之國此本非堦論又不謂是周法詩小雅甫田孔疏乃據彼說謂周制郊內亦封諸侯尤謬外不足論也引春秋傳曰遷鄭焉而鄙留者賈疏云案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公羊云祭仲者何鄭相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鄭公者進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野鄙不同者何鄭所見傳異也案玄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北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魏郟之閒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是鄭君不從公羊引之者直取鄙所居爲義其鄭居留之事猶自不取也所謂文取而義不取也詒讓案鄭引公羊傳鄙留何本作野留蓋嚴顏之異何注云野鄙也則鄙野文異而義同云城郭之宅曰室者爾雅釋言云宮謂之室釋名釋宮室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引詩云嗟我婦子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者燕風七月篇又引之者證室在城郭內也鄭  
 彼箋云曰為改歲者歲終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墟戶之室而居之  
 云以其室數制之謂制丘甸之屬者明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比閭  
 鄰里之制云丘甸之屬舉中言之明上關縣都下關井邑也室數者  
 謂若采地無公田則一井九家即為九室邑四井則三十六室丘四  
 邑則百四十四室甸四丘則五百七十六室縣四甸則二千三百四  
 室都四縣則九千二百十六室其邦國制公田則一井八家即為八  
 室邑則三十二室丘則百二十八室甸則五百十二室縣則二千四  
 十八室都則八千一百九十二室此以田室分配通率計之如是若  
 城郭聚居則當視地之險夷大小而制之或一井一邑特為一城或  
 數井數邑合為一城皆不能豫定都鄙城制經無明文攷周書作維  
 篇云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  
 百室以便野事彼大縣當即大都小縣當為家邑不及小都者舉大  
 小以核中文不具也以差計之小都立城當方王城六分之一然則  
 王城方九里大都城蓋方三里小都城蓋方一里有半家邑城蓋方  
 一里古者民宅不過五畝大都三里之城以營百室餘地尚多無不  
 容之患也引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  
 參相得者證以室數制之之法鄭彼注云得猶足也案王制此文謂  
 若量地方一里則為制井而居民八家地方二里則為制邑而居民  
 三十二家之類其有盈腴方斜及不為井者皆以率消息之使參相  
 得此邑通大小言之不定為四井之邑也制邑之法詳里宰疏賈疏  
 謂欲見邑在城外居在城內說誤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  
 故家百晦者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  
 上田國語齊語韋注云易變易也凡田或種穀或休生艸更迭變易  
 故謂之易案易即遂人之萊不易地美既不須更休故有田無萊家  
 正得百晦無副益云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晦者

謂一田一萊也漢食貨志云中田夫二百晦休一歲者爲壹易中田  
賈疏云謂年別佃百晦發百晦詒讓案呂氏春秋樂成篇云魏氏之  
行田也以百畝獨二百畝是田惡也近此一易之田也云再易之  
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晦者謂一田二萊也漢食貨志云下田  
夫三百晦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賈疏云以其地薄年年佃百晦廢  
二百晦三年再易乃徧故云再易也惠士奇云呂氏春秋任地云凡  
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  
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易之之謂也土勞多  
瘠故必休之而土乃肥其所謂休者非弃之也春萌而斫其新夏夷  
而芟其陳秋繩而敗其實冬耜而刻其根則有雜氏殺草之法以治  
其地土各異物物各異官則有草人士化之法以物其地水歸其澤  
澤草所生則有稻人揚芟之法以作其地如是而休一歲二歲然後  
復種則土加肥矣其收數倍於歲墾之田故曰易江永云田休一歲  
二歲不耕所以養地力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非盡由地美亦由糞  
田之力勤而糞田實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詒讓案  
此上中下三等田制與遂人六遂田制略同此所謂易即彼所謂萊  
但彼上地猶有萊五十晦非全不易者與此小異耳又此三等授田  
之法古說以爲卽爰田故漢食貨志說民受田三等云歲更耕之自  
爰其處左傳十五年傳晉作爰田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糞  
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晉語作轅田章注引賈逵亦訓轅爲易義與  
服孔同說又走部云趨趨田易居也爰轅趨字並通公羊宣十五年  
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  
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墾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  
土易居孟子滕文公篇及徒無出鄉趙注云徒謂爰土易居平肥饒  
也漢書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顏注引張晏云周制三年  
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

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案張孟說爰田之制周秦不同其以三等授田及疇數多少之差古今是一但周制三等受田之人彼此相易當年耕上田百疇二年耕中田二百疇之百疇三年耕下田三百疇之百疇至四年而仍耕上田百疇是以易居爲爰田有不易而無不爰秦制則受上田者常耕此不易之百疇受中田者常自換耕二百疇二年而周受下田者常自換耕三百疇三年而周彼此更不相易是以休田爲爰則爰卽此所謂易上田不易卽無爰中下田乃有爰也許何服趙諸家釋周制並同其說但依孟說則漢志所云自爰其處者卽秦法之爰田不易居然漢志實以爲周井田之法則班自謂周制不易居與許何諸說不同孟康不辨以爰土易居爲古制則仍是許何義非班指也今攷小司徒說六鄉田制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謂上地所養者衆下地所養者寡是周之授田本以人數爲等衰蓋家口之衆寡與受田之肥磽兩相衡而平則非所謂肥磽獨樂磽塉獨苦也授田既視人數則不得分年易居儻如許何諸說則是家七人受上地者次年換受中地更次年又換受下地將不足以給其養田廬改易紛擾無已更無論矣然則自爰不易居當以漢志爲正張所謂周制殆不足信

孟所說秦制乃近周制耳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疆而待政令

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定地守謂衡麓虞侯之屬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

乃分地職者以下並通家邦國都鄙爲又侯國采邑皆有之事

此諸事也云以爲地法而待政令者地法卽任地之官法大司徒脩建爲書以授職師使職之政令謂王之政令凡頒授徵斂之事皆是也

注云分地職分其九職所宜也者賈疏云上經既授

上中下地此經云分地職故知分地職者是分九職所宜九職則大  
宰云一曰三農生九穀是也所宜謂若孝經注高田宜黍稷下田宜  
稻麥之類是也案賈說即上土宜之法非鄭意也九職所宜當是農  
圃在平地藪牧在山澤各隨所宜授之云定地守謂衡麓虞候之屬  
者均人士均注義同司市警蹙小史弓人注並讀奠爲定職幣注云  
奠定也故經云奠注直云定不讀爲定者以互見於彼諸職文不具  
也釋又引劉昌宗奠亦音定賈疏云案昭二十年左氏傳晏子云山  
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  
蜃齊望守之注云衡麓舟鮫虞候齊望皆官名也守之令民不得取  
之不共利時景公設此守以致疾故晏子所非非其不與民同鄭引  
之者以證地守之官若然此地官唯有衡麓無舟鮫齊望者此周禮  
舉其大綱左氏言其細別故詳略不同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者  
若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等即大宰九職之人所貢也又土均亦  
云以均地貢注云地貢諸侯之九貢彼下文有邦國都鄙故別以大  
宰九貢爲釋與此異云頒職事者分命使各爲其所職之事者說文  
支部云版分也頒即版之段字分命者謂命民各脩當職之事職亦  
即九職及下經云頒職事十有二是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

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

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凶年也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有

二品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  
也省禮掌客賻所謂凶荒殺禮者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索  
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除盜  
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也杜子春讀蕃樂爲藩

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舍禁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者謂救

若公無禁利皆禮謂殺吉禮也殺哀謂省凶禮

荒之政也云三日緩刑者易被云緩刑若朝于於邦凶荒則慮刑貶

是也詒讓案周書維匡篇云大荒刑罰不脩管子入國篇云歲凶康

弛刑罰赦有罪蓋重罪頓繫之輕罪則赦之云五日舍禁者謂弛關

市山澤之禁玉藻云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鄭彼注云列之言遮

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入也若然此云舍禁者謂其以時

入者若非時入之禁仍不舍也注云荒凶年也者大宰注同賈疏

云案襄公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

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

不升謂之大侵大侵即大饑一也又案稟人云人食四鬴上也三鬴

中也二鬴下也若食不能入二鬴則令移民就穀不能入二鬴之歲

卽是大饑年也此云荒政者亦據大凶年爲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

政財賦此既據大饑猶云薄征者此經雖主大饑兼記一穀二穀不  
熟之歲故有輕稅也此鄭云荒凶年則荒與凶一也案大司樂大札  
大荒大凶荒凶別者其實凶荒是一故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是凶  
荒不異司樂凶荒別文者以凶爲凶年以荒爲荒亂兼見斯義故凶  
荒別文也案大司樂無大荒之文賈說未詳鄭司農云救饑之政十  
有二品者廣雅釋詁云品式也謂救饑所行之政有此十二事豫設  
爲品式也云散利貸種食也者廣雅釋詁云貸借也左襄二十九年  
傳云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周書維匡篇云大荒舍  
用振穹開廩同食管子入國篇云歲凶康人警厲多死喪散倉粟以  
食之又揆度篇云無食者子之陳無種者貸之新卽貸種食之事旅  
師掌三粟亦云散其利後鄭注云以作事業曰利貸種食卽所以作  
事業與先鄭此注義亦相成賈疏云謂豐時斂之凶時散之其民無  
者從公貸之或爲種子或爲食用至秋熟還公據公家爲散據民往

取爲貸故云散利貸種食云薄征輕租稅也者前注云征稅也賈疏云案司稼云巡野勸稼出斂法注云豐年從正儉有所殺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是輕租稅也云弛力息絲役也者說文弓部云弛弓解也引申之解釋絲役亦謂之弛此經凡施舍字鄭並讀爲弛與此弛力義同賈疏云案均人云豐年則公均用三日中年則公均用二日無年則公均用一日此云弛力謂人食不能二隴之歲則移民就穀無力役之事故均人又云凶札則無力政財賦是也云去幾關市不幾也者幾謂苛察之詳宮正及司關疏賈疏云此後鄭不從以其難凶年猶幾呵但去稅而已云書禮掌客職所謂凶荒殺禮者也者葉鈔釋文引注書作省阮元云注訓殺禮明書爲省殺之意故經作書注作省陸所見注是省禮今本注皆改作書禮非案阮說是也此經作書注作省蓋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書卽省之借字釋名釋天云書省也公羊傳二十二年何注云殺省也是書殺同爲省減之義故引掌客文爲證但彼專據省賓禮故後鄭補其義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非書互詳大司馬疏云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者賈疏云昏禮有六并有玄纁束帛凶荒爲昏不可備行此禮使有女之家得減口數有男之家易得其妻故娶昏者多也詒讓案周書羅匡篇云大荒嫁娶不以時孔注云不以時秋冬也媒氏會男女合之又毛詩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蕃育人民也又召南云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傳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劑之義並與此經合云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者修經注例並用借字作脩唯此作修疑誤淮南子傲真訓高注云求索也是索求義同以凶荒恐舊在祀典今或廢缺鬼神怨恫而爲此災故搜索修舉而祭之觀以弭其災若呂氏春秋懷寵篇云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是也此廢祀無不搜索其內外常祀自有祈禱之祭可知又案此索鬼神謂在常

祀之外者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爲蜡祭異又六藝流別引尚書  
大傳說十二月各有索祀於四正四隅之禮於經無文與此索廢祀  
亦不同也云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者詩大雅文  
鄭箋云靡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  
毛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正本此經至左莊二十五年  
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杜注云天災日月食大水也是彼謂暫時遇  
災祈請之禮其大荒禱祀自牲幣兼有賈疏謂天災之時祈禱無牲  
災成之後卽有牲禮失之云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  
不可不除也者賈疏云上文旣言緩刑其餘盜賊用急刑乃上下文  
爲妨故鄭云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故須急其刑以除之云杜子  
春讀蕃樂爲藩樂謂閉藏樂器而不作者段玉裁云蕃藩義異說文  
蕃艸茂也藩屏也此易其字以易其義鄭從之也賈疏云經云蕃者  
是蕃育之字故讀從藩是藩閉之字案大司樂云大凶大裁令弛縣  
注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彼又云日月食四鎮五嶽崩諸侯  
薨令去樂注云去樂藏之引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  
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彼之二文云令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釋下  
之去樂據廟中祭時暫縣之樂去而藏之此云藩樂謂閉藏樂器據  
廟中祭祀藏去樂器而不作若然祭祀不作明路寢常縣亦釋下之  
互見其義詒讓案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祭事不縣此息廟中之  
樂也又玉藻云年不順成天子食無樂此息路寢常縣之樂也周書  
繹匡篇云大荒國不稱樂此通廟寢之樂言之也但此荒政蕃樂宜  
與大司樂大凶弛縣相當彼上文天地大災乃云去樂去樂與弛縣  
有輕重之異則此蕃樂非卽彼去樂矣竊謂弛縣者謂弛金石之樂  
不必藏去此蕃樂者亦謂弛縣之後藩蔽不令人見不必盡藏去也  
若去樂則盡斂所有樂器藏之府庫不徒藩之而已杜讀蕃爲藩甚  
窮而釋爲閉藏則與去樂義相掇賈不能辨遂以蕃樂與去樂爲一疏

矣云玄謂去幾去其稅耳者賈疏云破先鄭之義全不幾後鄭必直去其稅猶幾之者案司關云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明知司農之義非王氏詳說云門關與市異司市曰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去幾者市之去幾也門關所以防姦人之出入不幾得乎案先鄭說與司關文迕後鄭破之是也但幾是幾察去稅不可以言去幾後鄭說仍不可通王說得之蓋經云去幾自指國中市塵言之大凶門關當詰姦盜不宜無幾若國市爲貨賄所聚固宜去幾以來商賈司市之作布與此去幾皆通商血民之事也云舍禁若公無禁利者毛詩大雅雨無正傳云舍除也賈疏云案左傳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伐鄭同盟于戲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杜注云與民共是也云青禮謂殺吉禮也者青亦當作省賈疏云此破先鄭之義司農引掌客職凶荒殺禮證皆禮後鄭之意凶荒殺禮是縱目之言不專於吉禮鄭知皆禮專是吉禮者以其下有殺哀與青禮相對故知皆禮專是吉禮也案賈說非也後鄭亦同先鄭訓皆爲殺但先鄭引掌客文未備故更足成之吉禮對凶禮而言凡五禮內吉賓嘉諸禮通殺之不徒如掌客殺賓禮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周書禋烝篇云年饑舉祭以薄大荒有禱無祭禮無樂是殺吉禮也穀梁傳云大侵弔侯范注云弔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周書大匡篇云大荒國不鄉射是殺嘉禮也云殺哀謂省凶禮者虞人注云殺猶減也公羊何注訓殺爲省謂減省喪禮趨簡易也周書糴匡篇云大荒喪禮無度祭以薄資又大匡篇云哭不留日庶人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

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

母二人與之饋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糲之屬  
振窮拊揀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恤貧貧無  
財業稟貸之實疾若今瘞不可事不第卒

**疏**

以保息六養萬民者以  
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絲役不專取

**疏**

下並平時安養民之政

不關凶荒之事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徒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  
于四疆管子入國篇說九惠之教亦與此六事略同云三曰養老者

謂養庶人之老王制云司徒養者老以致孝是也羅氏養國老及外  
妻酒正槁人云饗者老並通養四等之老遺人養老孤則又卽司門

死政之老並與此異注云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者敘官注云保  
安也又前注云蕃蕃息也息蕃義同民必安而後能蕃蕃息故以保息

連言云慈幼謂愛幼少也者說文心部云慈愛也夕部云幼少也釋  
名釋言語云慈字也字愛物也月令仲春養幼少存諸孤云產子三

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饋者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命人生丈夫二壺  
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饋章

注云母乳母也饋食也鄭以周法無文故引彼爲況管子入國篇云  
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

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  
之謂慈幼亦其事也云十四以下不從征者賈疏云案鄉大夫禮國

中七尺野自六尺皆從征案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注云六尺謂  
年十五則十五從征十四以下不從征可知亦是愛幼之事也云養

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糲之屬者賈疏云案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  
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

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  
食貨志云七十已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

五十異糲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  
梁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梁故云異糲案王制云五

十異糲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稷士兼食黍大夫又加以  
梁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黍梁故云異糲案王制云五

十異張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會不離寢膳飲從於

遊鄭彼注云棗糧也此不備引故云之屬以破之依賈義則庶人之

老當七十養於鄉八十養於國九十養於學校大夫士之老養遲二

十年故鄭引王制而易其文王制孔疏引盧植王肅說謂五十養於

鄉卽養庶人之老非鄭義也羣書治要引此注作七十養於學則疑

據王制改與賈本不同又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

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

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擲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

此之謂老老亦卽養庶人之老之事云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窮

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者釋文云拊救本亦作拯救職幣注云

振猶拊也說文手部云振舉救也拊上舉也引易曰拊馬壯吉今易

明夷爻辭拊作拯漢書董仲舒傳顏注云球古救字是拊拯球救字

同左昭十四年傳分貧振窮杜注云振救也賈氏述注球亦作救疏

云案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幼而無父者

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

餼鄭依此而言詒讓案王制云司徒恤孤獨以逮不足管子五輔篇

云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糴振罷露資乏律此謂振其窮義亦通於此

云恤貧貧無財業粟貸之者後注云恤振憂貧者說文禾部云粟賜

穀也賈疏云案旅餼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

收之是真恤貧之法云寬疾若今癘不可事不筭卒可事者半之也

者葉鈔釋文癘作癘宋晏州本同案說文尸部云癘罷病也癘卽癘

之省小司徒注云癘疾謂癘病也案荀子王制篇云五疾上收而養

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楊注云五疾瘖聵跛躄斷者

侏儒管子入國篇云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聵盲啞跛躄枯握遞

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

莊子人閒世篇說支離疏云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

周禮正義 十九

十一中華書局聚

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是周時寬狹不徒舍役又給養矣鄭引漢法者孔廣森云漢書高帝紀如淳注云律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爲罷癯是但以人羸矮者通謂之癯若有癯疾者別謂之癯不可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道之役食貨志曰常有更賦罷癯咸出謂癯可事者也案孔說是也竝卒卽漢書昭帝紀之更賦顏注引如淳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願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願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此云不竝卒卽不出更賦可事半之謂出更賦之半也賈誼謂不竝計以爲士卒失之又案管子度地篇云閱其民有痼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此與漢法正同云安富平其絲役不專取者賈疏云言絲役均平又不專取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

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猶舊也美善也謂約極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

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連猶合也兄弟昏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疏**

以本俗六安萬民者此卽上文十二教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之異事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者周書大聚篇云男女有婚墳

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羣室屋既完民乃歸之管子接度篇云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卽媿宮室族墳墓之事云三曰聯兄弟者釋文云一本作聚兄弟阮元云鄭訓連於兄弟上則作聚者非案阮說是也呂氏春秋上農篇云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卽此聯兄弟之事注云本猶舊也者廣雅釋詁云本始也始與舊義近本俗者

謂各安其舊俗也云美善也者士喪禮注同經作熾注作美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廣韻五旨云美熾同錢大昕云熾古美字此字不見於說文古文微與尾通堯典孳尾史記作字微論語微生或漢書作尾生晦熾从熾當與媿通詩誰侔子美韓詩美作媿說文女部有媿字則該乎熾矣案錢說是也說文女部云媿順也順善義亦相近云謂約極攻堅風雨做除各有做字者約小雅斯干文彼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詩云約之閣閣極之彙彙風雨做除鳥鼠做去君子做羊毛傳云約束也鄭箋云約謂縮版也極謂搗土也賈疏云極謂築之彙彙用力是其約極攻堅做所也能使風雨所除字居也君子小人各有所居引之者證美宮室也經云熾宮室明不使華矣故以攻堅解之王引之云鄭注約舉詩辭做字即做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字云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者淮南子做真訓高注云族類也此族墳墓即墓大夫令民族葬之法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也族葬蓋以先祖居中子孫以昭穆居左右所謂生相近死相迫也互詳墓大夫疏云連猶合也者此從今字讀聯為連也大宰八法三曰官聯先鄭注云聯讀為連古書連作聯是聯連古今字凡物相連屬則合并故連引申之亦訓合也云兄弟昏姻嫁娶也者賈疏云案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黨為兄弟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為正又案喪服記兄弟皆在外邦及與兄弟居彼皆據同宗小功已下知此兄弟是婚姻非是同宗者見上云族墳墓是同宗明此兄弟施於外姓婚姻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為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為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為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詒讓案詩小雅黃鳥敘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孔疏引此經注而釋之云是謂夫婦為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案孔說未核此經兄弟謂異姓兄弟也與調人兄

第之讎從父兄弟之讎大宗伯以脹醢之禮親兄弟之國專指同姓者異夫婦有兄弟之道因之外親相謂爲兄弟故釋親云媿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郭注云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公羊傳二十五年傳云宋蕩伯姬來逆婦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注云宋魯之聞名結婚姻爲兄弟穀梁宣十年傳云公娶齊女由以爲兄弟喪服總麻三月章云姑之子鄭注云外兄弟也此婚姻兄弟也釋親又云從母之男子爲從母舅弟喪服總麻三月章云從母昆弟又云舅之子鄭彼注云內兄弟是母黨之兄弟也異姓兄弟當兼此數者孔偏據夫婦爲釋非經義又案此兄弟謂外親蓋通於尊卑之稱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凡外親尊屬亦得稱兄弟不必倫敘相當矣云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者卽大宰九兩之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也賈疏云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鄉閭子弟皆相連合同就師儒故云連師儒也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者白虎通義三經大紀篇云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司諫疏引鄭論語注公羊定四年徐疏引倉頡篇並與逸禮同論語學而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然則同門與同師文異義同云同猶齊也者毛詩小雅車攻傳云同齊也墨子經上篇云同異而具之於一也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者賈疏云士已上衣服皆有采章庶人皆同深衣而已故云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也皆齊等也詁讓案後漢書王符傳李注引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春秋繁露服制篇云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此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亦同衣服之一端與

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

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司徒以布王教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

**疏**

正月之吉

于邦國都鄙者自此至職末並大司徒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此以周正建子之月吉日布教於天下和當讀爲宣詳大宰疏云

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者教象之法卽十二教及鄉三物之類司徒於布教之日卽縣教象於象魏使萬民觀之也天子

象魏在庫門亦詳大宰疏云乃縣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賈疏云若據邦國使諸侯教所治民若據都鄙則使公卿

大夫教所治民

注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也者大宰注義同云司徒以布王教者賈疏云案大宰注云布王治之事於天下此不言

天下注文略邦國都鄙則亦天下也云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者鄭以乃縣教象之法以下爲正歲夏正建寅月之事與小司徒云正

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爲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詳大宰疏

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

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猶任也救救

凶災也賓賓客其賢者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又云調當爲糾謂糾其惡玄謂受者宅舍有

故相受寄託也調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爲

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疏**

比使之相

保者此制六鄉比伍之法也與遂人六遂法同而名異鄉民相聚爲小部始於一比五家比長治之五家家數既少居又相比有罪過不

容不知故使相保任比長云五家有鼻奇表則相及因平時相保故有罪過則相及矣云五比爲閭使之相受者一閭二十五家閭胥治之比止五家不能成城邑則鄉邑蓋自二十五家爲始既同處一邑則宅舍得相容受以居比長云五家相受遂官鄰長亦同則相受不定二十五家經各舉一端事實通也云四閭爲族使之相葬者一族百家族師治之相葬謂有喪葬則四閭之人會助其執紼下棺實土之事族師云以相葬埋鄉師云族共喪器既夕禮云空實土三主人拜鄉人雜記云鄉人五十者從反突四十者待盈坎荀子禮論篇亦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者一黨五百家黨正治之相救謂以力相援助也孟子滕文公篇云鄉田同井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亦相救之事賈疏云民有凶禍者使民相救助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者一州二千五百家州長治之相調謂以財相補給也云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者一鄉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部鄉大夫治之國語齊語云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則以二千家爲一鄉與此經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家數迥殊非周制也相賓卽鄉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注云以鄉斂酒之禮禮而賓之又先鄭注云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案彼衆寡卽鄉內之民有賢能則相與會集賓敬之也注云此所以勸民者也者謂此經六事雖官施其令而實則皆勸民自相爲之事也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者長卽鄉吏謂大司徒令其長長又各以大司徒之教令使其所治之民也云保猶任也者說文人部云保養也任保也保本訓養引申爲相保任之義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方言郭注云保言可保信也此五家爲比亦使之相保信不爲惡若大司徒云使州里任之云救救凶災也者謂有凶災之事相與拯救也云賓賓客其賢者

者卽後文賓與之事謂有賢者則以鄉飲酒之禮賓客尊敬之也云  
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者據族師云使之相保相受與此文  
同士師亦云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使之相安相受故杜依之改  
字徐幹中論謹交篇述此經作相憂蓋形近而誤段玉裁云此與典  
婦功同但此經文已易彼經文未易而出故書於注全書體例不必  
畫一也徐養原云典婦功注以授爲聲之誤然周禮受字故書多作  
授古者授受通用掌葛以權度受之故書亦或爲授云謂民移徙所  
到則受之所去則出之者鬪冠于王鈇篇說制邑理都之法云若有  
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是民移  
徙有相受之法也賈疏云案比長職云五家相受相和親與此文同  
皆謂一閭之內無出入之法比長職又云徙於國及郊則徙而授之  
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彼是  
出鄉閭外與此閭內自相容受不同故後鄭易之以爲宅舍有故相  
受寄託解之詒讓案杜說與鬪冠于合義亦可通至比長所云授者  
謂官與官相授非民間自相授受之事與此不相涉也云謂當爲糾  
者據州長云正月之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又遂官鄉長云掌相糾相受此上亦有相受之  
文故杜依彼二文讀謂爲糾也段玉裁云漢時小篆蓋無調字故杜  
易其字如易野爲軻之比鄭君則取從貝周爲說所謂就其字之聲  
類考訓詁据祕逸也鄉師調萬民之難阨鄭司農云調讀爲周急之  
周說文無調字許意蓋謂周是調非其實論語周字是假借周禮調  
是正字孟子作周不從貝丁晏云調糾聲相近說文木部攔讀若  
是其例也云謂糾其惡者鄉長注云相糾相舉察是也後鄭以相調  
義自可通故不從杜說云玄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者此從  
杜讀而義微異說文受部云受相付也謂不安其宅舍以人物相付  
託容受也云謂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

調贍也鄉師調先鄭讀爲周詩大雅雲漢篇靡人不周毛傳云周救也月令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周關古今字禮物不足謂家貧不能給昏喪之禮則同州之人出私財以給足之云閭二十五家以下者賈疏云案此經五家爲比五州爲鄉轉相增故其數可知程瑤田云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凡七萬五千家也

鄱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

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國圃育草木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

斂材謂百工飭化入材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化材謂嬖媮化治絲

枲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

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謂領職事十有二于邦國

事謂爲公家服事者玄謂生材養竹木者謂都鄙使以登萬民者領

訓分詳前疏賈疏云大司徒主天下人民之數故領下民之職事十

有二條於天下邦國及畿內都鄙使以登成萬民此經不言鄉遂及

公邑者舉外以包內司徒親主鄉遂公邑領之可知云一曰稼穡者

賈疏云已下卽大宰九職大宰既掌之此又重掌者以大宰尊官總

知其數此司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領行義各有異也江永云職事十

有二稼穡至生材卽大宰之九職其學藝世事服事此三職非生材

之人案江說是也大宰任民主於理財故止有九職此官主於教民

故十二職通頌之以鄉大夫職參考之學藝世事卽賢能服事卽服

公事二者皆有復故爲九職民貢所不及矣云二曰樹藝者藝石經

作藝與下學藝字同今從宋本作藝阮元謂唐人之劍樹藝字作藝

道藝字作藝是也上文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字亦作藝然依說文則樹藝學藝字並當作執藝藝皆執之俗

注

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者自稼穡至生材先鄭皆取大宰九職爲釋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毛詩魏風

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故以種穀爲稼穡云樹藝謂園圃育草木者大宰育作毓此作育者亦用今字也宋本及俗本並作毓非

樹藝者種果木蔬草之通稱賈疏據前注以藝爲種黍稷則與稼穡文復非也並詳前疏云作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穀牧養蕃

鳥獸斂材謂百工斂化入材者並與大宰文同上云以阜人民以蕃鳥獸此以阜蕃專屬鳥獸者上注云阜猶盛也蕃蕃息也盛與息

義相成故此兼阜言之云通財謂商賈阜通貨賄者財與貨賄義通說文具部貨賄同訓財詳大宰疏云化材謂嬪婦化治絲枲者絲枲

卽女工所用之材故云化材云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者與大宰文同云生材謂闡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賈疏云司農之意此闡民在

第九當大宰九曰闡民無常職故以闡民解生材也但周公制禮大宰任民無常職於此頒職事不可頒無常職使民行之故後鄭易之

以爲養竹木解之江永云先鄭得之闡民執事於農工商賈虞衡之家皆所以生材後鄭謂養竹木者非是案江說是也闡民雖無常職

而轉移執事卽是其職故大宰列之九職此列之十二職事明非無職也賈疏駁先鄭謂頒職事不可頒無職事誤云學藝謂學道藝者

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後鄭注云道多才藝者案學道藝謂學士也道藝同訓經有兼言道藝者宮正及鄉大夫諸文是也有單

言道者道卽兼藝大宰及保氏大司樂諸文是也此經又單言藝藝亦卽兼道亦詳宮正疏云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者據前

十二教經爲釋蔣載康云世事累世專業相傳凡巫醫卜筮諸藝事與前十二教世事別以農工商賈及士已見於前也江永說同案江

蔣說是也王制云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彼執技自百工外並此所謂世事也先鄭及賈疏並謂此與前十二教之世事同但彼世事總指士農工商四民言之此十二職一稼穡五飭材六通財十學藝四民已包舉無遺則世事不得通四民言與彼微異也云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與鄉大夫服公事者義同賈疏云謂若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公家服事者也云玄謂生材養竹木者者大宰注云生猶養也賈疏云此後鄭破司農之義案大宰事典云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云以養萬民則知生為養山虞林衡別官則知此生材養竹木在於平地林衡所掌是也案養竹木已破於三曰作材中不當別為職事後鄭及賈說非也以鄉

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

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與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

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者此即六鄉大夫賓興賢能之事

**疏**

上文云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鄉三物者教鄉學之官法大司徒

頌之六鄉之吏使教於鄉庠州序黨序及四郊虞庠之等有此三事也大戴禮記王言篇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賢者懼漢書食貨志說里序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此所賓興即賢能秀異鄉民之三物克備者也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

睦爛任恤者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案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彼三德與此六德全異三行亦唯孝友與此六行同

又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大師亦謂之六德彼中和卽此中和而孝友又取之三行並與此不同蓋教本多術此官通

教萬民與大司樂教大學師氏教小學各舉一端亦互相備也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者與保氏同御羣書治要引作馭與保氏五

馭字同是也此經劍凡馭車字作馭侍御字作御二字較然不同石經及宋以來刻本並誤注云物猶事也者亦引申之義小爾雅廣

詁云物事也云興猶舉也者遂大夫大司馬注並同廣雅釋詁云興舉也鄉大夫注云變舉言與者謂合衆而尊龍之是也云民三事教

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斂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者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

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彼注釋以禮禮賓之云以鄉斂酒之禮禮而賓之故此

注亦舉鄉斂酒爲說云知明於事者說文口部云知詞也又白部云術識詞也凡論德者並術之段字隸省作智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

作智釋名釋言語云智知也無所不知也白虎通義性情性篇云智者知也獨見前問不惑於事見微知著也云仁愛人以及物者說文人

部云仁親也白虎通義性情性篇云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莊子天地篇云愛人利物謂之仁大玄經玄靈云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徧私

故謂之仁云聖通而先識者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毛詩邶風凱風傳云聖睿也洪範睿作聖僞孔傳云於事無不通謂之聖文獻通考郊

社考引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注云心明曰聖白虎通義聖人篇云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

案依鄭義此聖德即明達之稱與知德略同但知者事至不惑聖則博通先識耳鄉飲酒義云仁義接賓主有事俎且有數曰聖彼注亦訓爲通卽此義並與聖神之聖異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二年藏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何休云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言夫子聖人乃能脩之御叔謂藏武仲爲聖人是非獨孔子玄箴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不說學見武仲而兩行傲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若然此云聖亦與武仲同是皆述聖人之道云義能斷時宜者若中庸云義者宜也白虎通義性情性篇云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云忠言以中心者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賈子道術云愛利出中謂之忠國語周語云考中度衷爲忠說文心部云忠敬也從心中聲又中部云中內也此注依聲爲訓言內盡心之敬是爲忠也大司樂中和注云中循忠也二字互訓與此注同云和不剛不柔者大司樂注云和不剛柔適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與董子以不剛不柔通屬中和鄭君以不剛不柔專屬和者彼中和通言此中和爲六德之二義訓各別故鄭分釋之也云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者大司樂注義同爾雅釋訓云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賈子道術云子愛利親謂之孝兄敬愛弟謂之友御氏云友行以尊賢良與此注及爾雅不同者內據親屬則曰兄弟外據朋友則曰賢良義得互含不相妨也云睦親於九族者說文目部云睦目順也一曰敬和也坊記云睦於父母之黨鄭注云睦厚也賈疏云堯典云九族既睦是睦親於九族也九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及總麻之內也案賈說九族與尚書釋文引馬鄭說同蓋卽約鄭書注義後漢書班固傳李注引鄭書注亦

云睦親也云姻親於外親者說文女部云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重文姻猶文姻從鼎此經作姻注作姻蓋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詩邶風燕燕箋及羣書治要引經並作姻爾雅釋親云婿之父爲姻左傳五年傳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杜注云姻外親也案姻本爲外親之名引申之親於內外親亦謂之姻賈子新書博職篇云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賈疏云上云睦施於九族明此姻是親於外親也左傳云士貽月外姻至亦據外親之等外親者則妻族母族是也云任信於友道者詩邶風燕燕箋云任以恩相親信也大戴禮記又王官人篇觀其任廉盧注云任以信相親也史記季布傳集解引孟康云信交道曰任賈疏云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之故論語云信則人任焉是也云恤振憂貧者前注云恤謂災危相憂說文心部云恤憂也收也鄭中庸注云振猶收也云禮五禮之義者據下經及保氏大宗伯文五禮通咳吉凶其節文隆殺各有精義若禮記射義燕義之等是也云樂六樂之歌舞者亦據下經及保氏大司樂文云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者並據保氏文御並當依保氏經注作馭賈疏云書言品者形聲處事差品不同數言計者有多少辨計案五禮以下名義並詳保氏疏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

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不敬師長造言訛言惑衆亂民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鄭司以鄉八刑糾萬民者此卽十二教農云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愛以刑教中則民不說之事鄉八刑

刑之行於鄉中者司徒掌六鄉故兼掌其刑大司寇五刑三曰鄉刑是也云一曰不孝之刑者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大司寇鄉刑亦云上德糾孝故此鄉刑亦以不孝爲首賈疏云上設  
三物教萬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上三物有六德六行六  
藝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鄭注師氏云在身爲德施之  
爲行德爲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  
設刑其行並是施之於人恐有愆負故設刑以防之也造言亂民民  
中特害故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注云糾猶觀察也者小宰注義  
同云不弟不敬師長者孟子告子篇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  
長者謂之不弟趙注云弟順也賈子道術篇云弟敬愛兄謂之悌周  
書諡法篇孔注云不悌不遜順也悌卽弟之俗案師氏三行云二曰  
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依鄭說此不弟似兼舍不順爲  
義但彼師長長當謂官長此注則似主長老而言義亦微異也賈疏  
云此不弟卽上六行友是也上文在睦姻之上此變言弟退在睦姻  
之下者上言友專旄於兄弟此變言弟兼旄於師長故退在睦姻之  
下云造言訛言惑衆者大宰注云造作也詩小雅河水民之訛言箋  
云訛僞也謂造作僞妄之言以惑衆聽禁暴氏禁庶民之作言語而  
不信者亦其類也云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者王制云折  
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鄭彼注云亂名改作謂變易官  
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疏云亂名改作謂變易官  
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  
道爲左案荀子正名篇云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爲符節度量之罪也此卽古亂民之刑也又  
案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司號掌市禁亦有疏亂之禁則亂  
民當亦兼有暴亂之民矣鄭司農云任謂朋友相任者上六以五禮  
行注云任信於友道者二鄭義同云血謂相憂者詳前疏

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防萬民

以五禮

之僞而教之中者此即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之事稻人云以防止水經解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坊即防之俗蓋防爲止水之隄引申爲防檢之義上六藝已該五禮六樂但彼是教民興藝之事此更以禮樂教化萬民故別言之賈疏云案禮記樂記云禮者著誠去僞故以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使得中正也注云禮所以節止民之修僞使其行得中者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樂記云禮節民心白虎通義禮樂篇云禮所以防淫泆節其侈靡也上文十二教云以儀辨等則民不越教中即使之不越禮也鄭司農云五禮謂吉凶賓軍嘉者據大宗伯文王制云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彼六者以事別與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五禮亦互通也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此即十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韶二教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之事注云樂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二教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之事注云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者樂記云樂和民聲又云樂也者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即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之事也鄭司農云六樂謂雲門咸韶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者釋文韶作招云本亦作韶又云護本亦作護案招韶護護字並通詳大司樂疏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

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爭罪曰獄爭財曰訟有地

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附麗也士司寇士師之屬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士謂主斷刑之官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或謂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歸于圜士圜士謂獄也獄城圜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者賈疏云上

以禮樂化民而萬民不厭服十二教則鬪爭起有獄訟者將斷割之時恐其獄訟不審故與其有地治者謂治民之官共聽而斷之云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者以司徒雖掌鄉入刑而獄訟之事必屬之刑官也其官刑扑罰以下則司徒專斷之賈疏云若有小罪則司徒決之其附於五刑則歸於士使秋官士師之等斷之注云不服教不厭服於十二教貪冒者也者厭賈述注作厭疏云上以十二教教民使不貪冒其民有不厭服於十二教卽是貪冒之人也厭有二種有嫌厭有厭厭之厭謂若祭禮有陰厭之類是也此言不厭服十二教者謂不厭服行十二教也阮元云賈疏有嫌厭厭厭陰厭字皆作古厭字是賈氏所據鄭注作厭也依說文厭服字當從尸案阮校是也釋文厭於涉反或於驗反賈作厭與陸引或音同依陸前音則字當作厭說文尸部云厭筆也一曰合也字亦作壓公羊文十四年何注云壓服也漢書刑法志云獄疑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此與許書合義相近賈疏厭厭之訓恐非鄭意貪冒者左文十八年傳貪于飲食冒于貨賄杜注云冒亦貪也云爭罪曰獄者呂氏春秋孟秋紀高注同大司寇云以兩劑禁民獄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鄭意凡言獄者並謂以干犯罪名之事相告發或己有罪而抵誣他人若此者並謂之獄也云爭財曰訟者呂氏春秋高注同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說文言部云訟爭也易訟釋文引鄭易注云辯財曰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獄爭罪也訟爭辭也案爭財謂以財貨取與相抵冒而告之官者然經凡獄訟對文者獄大而訟小也鄭謂以爭罪爭財爲異似非經義獄訟散文亦通詳大司寇疏云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者賈疏云司徒主六鄉明知有鄉州也案上經布教於都鄙明地治之內兼有都鄙可知詒讓案鄭意此云有地治者猶遂大夫云屬其地治者亦猶蜡氏云有地之官在大鄉則爲鄉州之吏在采地則爲都鄙之吏此皆有聽獄訟之

事故鄉師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又云聽其獄訟是也云附麗也者大司寇注云麗附也二字互訓附於刑猶言麗著於刑法也詳大司寇疏云士司寇士師之屬者司寇關大小司寇與士師及其屬官皆刑官故通謂之士孟子梁惠王篇云士師不能治士趙注以不能治獄爲釋則獄亦得稱士矣賈疏云案秋官有士師鄉士遂士縣士並主獄訟之事故云士師之屬也鄭司農云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部界所屬吏共聽斷之者與後鄭說同部界所屬吏卽鄉州及治都鄙者也云士謂主斷刑之官者秋官敘官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是其義也先鄭此義亦與後鄭同但汎言斷刑之官故後鄭補之引春秋傳曰士榮爲大士者僖二十八年左傳衛侯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諸侯會於温以討之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杜注云大士治獄官也引之者證凡坐斷刑之官並稱士也云或謂歸于圜士者于當併賈疏述注作於此兼存別本別說謂書或作歸于士義則與司救三罰而歸于圜士同也惠棟云鄭以古士字有作士者故復以圜士釋之詩周頌云保有厥士義作士世本作篇云相士作乘馬卽相士也呂覽任地云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剛浴士乎高誘曰士當爲士周牧敦亦以士爲士云圜士謂獄也獄城圜者比長注云圜士者獄城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閱於出之司救及秋官敘官先鄭注義並同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爲獄圜者象斗運合釋名釋宮室云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僞也又謂之圜士言築土表牆其形圓也史記天官書云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卽獄城圜之象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士殷曰羑里夏曰均臺詩召南行露孔疏云鄭異義駁云獄者圜也囚證於均核之處周禮之圓士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臯陶造獄謂此也既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圓士因謂圓士亦爲獄案孔說是也此經凡言圜

土者並為頌繫罷民之獄司救大司寇司圜所掌是也其五刑之囚

則自繫鄉士遂士縣士諸官之獄不入圜土月令孟春省圜圜注云

囚圜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白虎通義獨斷及玉燭寶典引風

俗通並云獄周曰囚圜明圜土非周獄之正名又墨子尚賢下篇說

傳說居圜土之上則殿獄姜里之外亦別有圜土其制祀五帝奉牛

牲羞其肆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

帝奉牛牲者大宰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大司徒奉牛牲與大

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為官聯小宗伯云毛六牲辨其名物而

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是也經言五帝而不及昊天上帝及方丘北

郊者文不具也凡郊丘五帝並用犢餘神則用牛通謂之牛牲小司

徒凡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依彼注義則凡中祀

王希冕所祭以上之牛並大司徒奉之矣然則此官所奉甚眾經唯

舉五帝以具義耳注云牛能任載地類也者庵人注云牛屬司徒

土也易說卦傳云坤為牛孔疏云坤象地任重而順故為牛也又月

令注云牛土畜也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容則有牛禡注云

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義與此注同云奉猶進也者說

文收部云奉承也引申為進奉之義廣雅釋詁云奉進也大司寇小

司寇注並同鄭司農云羞進也者膳夫注同云肆陳骨體也者春官

敘官注云肆猶陳也謂陳骨體為俎賈疏云骨體肩臂脊脅之屬

司農以肆為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

為二十一體是也案賈說非也詩小雅楚茨或肆或將毛傳云肆陳

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先鄭即本毛義小子羊肆先鄭注云羊

肆體薦全烝也依左傳杜注區語章注義則體薦半解牲體而薦之

全烝為全升牲禮而不解先鄭小子注別以體解節折釋羊骸則不

以肆爲體解二十一體可知矣云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從先  
鄭訓差爲進而不從其訓肆爲陳也小子羊肆注云肆讀爲驚羊驚  
者所謂豚解也是後鄭讀肆爲驚驚解卽豚解也據大宗伯典瑞注  
義則肆者爲凡解牲體之通名豚解體解皆謂之肆而祀五帝自血  
腥始則當先進豚解體此下注特引士喪禮豚解之法以證義小子  
經則羊肆與羊駘對文故彼注亦專舉豚解爲釋二注意異而義同  
也凡豚解解左右股肱脊及兩脅爲七體詳小子疏引士喪禮曰肆  
解去蹄者士喪禮云特豚四髀去蹄鄭彼注云髀解也四解之殊肩  
髀而已案殊肩髀卽解左右股肱爲四也彼下文又云兩胎脊注云  
胎脊也卽所謂七體賈疏云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  
髀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驚  
也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駘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  
駘謂體解而爛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  
時卽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若然則禘  
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  
禮運所云者是也何紹基云釋文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同案注引  
士喪禮蓋以肆易驚當作四肆去蹄賈疏誤作肆解去蹄者因上句  
肆解骨體而誤也釋文肆去二字足正其誤案何校是也孔繼汾說  
同俞樾云此注此疏均有誤字蓋鄭意肆卽驚之段字其義爲解故  
注士喪禮以四解說四驚而此注則以肆解連文也肆解者以解訓  
肆也乃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本作四肆去蹄蓋謂此經之肆卽彼  
經之驚也故易彼經之正文從此經之段字使讀者易曉此古人引  
經明段借之又一刻也賈疏本作但彼云四驚此云四肆其字不同  
蓋所異者止肆之一字故曰此云肆當彼驚也注文涉上有肆解字  
誤作肆解去蹄後人又改賈疏以從之其誤遂不可正矣案賈疏亦  
當如俞校內饗疏引士喪禮四肆去蹄卽依此注是賈所見本與陸

同之證士喪禮之鬻正享先王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者賈疏云

字當作翽詳小子疏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云亦如之者亦如上祀

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又不言祭地者祭地之禮與天同大賓客令

**野脩道委積**令遺人使為之也少曰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者

稱賓客大夫來聘稱客彼對文例散文賓客通此云大賓客者唯據

諸侯來朝大司徒令遺人於野路之上脩治道塗及委積芻薪米禾

之等以待賓客案賈說是也此云大賓客小司徒云小賓客皆君臣

相對為大小其賓客則自不別大行人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

客謂其孤與此義別彼大客仍在小司徒小賓客內此大賓客內

亦當含要服以外蕃國來朝之小賓也野謂自四郊以至於畿遺人

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是也賈云脩治道塗者蓋據遂人云凡賓

客令脩野道而委積遂師云賓客則巡其道脩比其委積注云巡其

道脩行治道路也以彼二文證之則此經謂道路及委積二者兼令

脩之非止謂脩道上之委積也但遺人不掌脩道塗之事故方苞蔣

載康並謂脩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其說足補

鄭賈之義注云令遺人使為之也者賈疏云案遺人云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候館有積故知義然也黃度云鄭云令遺人以遺人掌委積也脩

道非遺人之事案黃說是也云少曰委多曰積者遺人注同賈彼疏

云據三十里言委五十里言積相對而言若散文則多亦曰委委人

所云薪蒸亦曰委是也案賈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廣雅釋詁

云委積也蓋委積義同凡諸聚禾米薪芻之屬通謂之委積九章算

術商功篇有算委粟委菽委米及芻芻芻童術皆有積是也鄭謂多

少異名據遺人職為說耳又案國語周語云野有庚積韋注云庚露

積穀也詩小雅篤公劉云迺積迺倉蓋積本爲露積之名總言之凡倉廩之屬亦稱積遺人云候館有積掌戮云斃者使守積皆通倉廩不皆露積也云皆所以給賓客者若遺人路室有委候館有積及司儀云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等皆以給賓客行道之用也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

六鄉主六引

**疏**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者以下掌致民治役

六遂主六緇

之事大喪謂王及后之喪后與王禮略同葬當亦得用六引也世子喪蓋不備六引則此大喪不得闕世子以下但其用

役亦取之鄉遂則亦大小司徒遂人等致之矣案遂師道野役及蜃車之役注謂司徒使之稍人云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以聽於司徒是自鄉遂以至公邑其役政咸受治於司徒以其掌六鄉地事尤

爲親切故經唯著帥六鄉衆庶之文若其徵令所及實通於畿內矣又案少儀云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則疑公卿大臣之喪司徒亦使其屬官治其役事但不親其事耳屬六引者謂葬行時屬引

索於柩車之軸以便挽引既夕禮云乃載屬引注云屬猶著也注云衆庶所致役也者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

卽此衆庶共其役也賈疏云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者既夕禮注云引所

以引柩車在軸轡曰緇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案喪車卽巾車之圖路遂師之蜃車也引與緇同爲大索惟以舉棺引車

爲異詳遂人疏又遂人六綽注云用綽旁六則此六引亦用引旁六

云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緇者緇綽同賈疏云案遂人職云大喪帥

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在棺曰緇見繩體行

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畫

熊虎者也徵衆刻疏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

日樹旗期於其下疏令者即大宗伯軍禮之大師大田也因大田而

起徒役謂之大田役亦該有大役之事詳大宰疏賈疏云凡征伐田

獵所用民徒先起六鄉之衆司徒主六鄉田即治其徒庶之政令

注云旗畫熊虎者也者據司常文云徵衆刻日樹旗期於其下者釋

名釋天云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於下說文於部云熊旗五旂

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案旗期聲同明用旗兼取期衆之義賈疏云

凡起徒役不令而誅謂之虐故徵衆庶預刻集日至日樹旗期民於

其下衆皆至與旗誅後至者也疏崇義云轡人云熊旗六旂遂大夫

四命四旂鄉大夫六命則爲六旂案依疏說則大司徒大旗亦當六

旂司常大閱云孤卿建旂帥都建旗大司馬治兵又云軍吏載旗百

官載旗大司徒猶常法宜建旗旂今以帥田用軍法且司徒在軍或

即爲軍將故改建旗旂但凡鄉遂致民皆以大旗似義取表事與司

常大閱大司馬治兵敘爵不同則不定爲軍將而期民通用旗故鄉

師時田云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遂人起野役亦云以遂之大

旗致之義並略同孟子萬章篇說諸侯招庶人以旃疑即用旗旂也

互詳鄉師疏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

謂王崩及寇兵也節疏則致萬民於王門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

節有節乃得行防姦私疏及各本並誤下同致民者以備非常飭守

政萬民亦專指六鄉之正卒非通國中四郊之民盡致之也王門即

王宮之皋門庫門虎賁氏所守者對司門國門爲城門觀禮記云偏

駕不入王門亦是也致萬民蓋於皋門內外屬衆而待事國語吳語

云越王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彼將與兵

征伐故致民於國門此大故備守則致民於宮門緩急事異也云令

無節者不行於天下者謂令鄉遂都鄙及邦國也司險云國有故則

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此官蓋亦兼令之矣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者朝士云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

故此下文荒札別見故注不及也司險注云有故喪災及兵也此大

喪及大兵事則謂之大故虎賁氏云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

之彼詳言之故大喪與大故並舉此通言之則大故亦得舍大喪經

注詳略不嫌互見也云節六節者據小行人六節達於天下者也云

有節乃得行防姦私者姦宋本嘉靖本作奸節節大荒大札則令邦國

姦之俗有節以檢察誣僞則姦私不得售也

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

穀春秋定五年夏疏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者此與上十二

歸粟於蔡是也疏荒政略同彼舉其條目此施其政令又大札亦

有此令故復著之也賈疏云令邦國者謂令天下諸侯邦國也移民

謂分口往就賤財是米穀也其有留守不得去者則賤處通穀米與

之云舍禁弛力薄征緩刑者並詳前疏賈疏云若據大荒則全無征

稅今言薄征者容有小荒仍征稅注云大荒大凶年也者大宰注

云荒凶年此災尤重故曰大荒云大札大疫病也者膳夫注云大札

疫病也與此義同云移民辟災就賤者說文禾部云移禾相倚移也

又足部云逖遷徙也經典通段移焉遂大札則徙民避災大荒穀貴

則徙民就穀賤之處使易得食廩人云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

民就穀即就賤也孟子梁惠王篇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

東移其粟於河內即大荒移民之事云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者前注云財謂泉穀故輸穀謂之通財有守謂有地守或老稚守田

宅不能移者則輸穀以調其厚孟子之移粟是也小行人云若國札

喪則令贖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亦即札荒通財之事云春秋

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先是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故

周禮正義十九

十一中華書局聚

此年夏歸之粟左傳云歸粟於蔡以周政矜無資賈疏云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遺證經通財之義

官正治而致事

歲終自周季冬也教官其屬六十疏歲終則令教官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此正教官之歲會所謂官計也

注云歲終自周季冬也者宰夫注同此經通例凡言歲者並據夏正歲終實當爲夏之季冬鄭以爲周

季冬非也詳宰夫疏云教官其屬六十者地官所屬之凡數也云正治明處其文書者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注云正正處也

謂明審處制其文書也云致事上其計簿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云使齋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計簿即歲盡上計之文書也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

刑正歲夏正

疏正歲令于教官者此就教官之屬各官府申教之與小司徒觀教法時所令不同詳彼疏云曰各共爾職

脩乃事以聽王命者猶小宰令治官云各脩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也云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者賈疏云謂文書不正直而濫

失則有常刑案常刑詳小宰疏

注云正歲夏正月朔日者小宰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賈疏云知是朔日者以其正月之吉是朔日此

雖不言之吉亦是朔日爲始可知也

周禮正義卷十九

周禮正義卷二十

瑞安孫詒讓學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

令

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貴謂爲卿大夫賤謂占會販賣

者廢疾謂癯病也施當爲弛

疏掌建邦之教灋者謂建立教官之官灋也賈疏云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教故

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四郊者謂遠郊百里以內關六鄉也詳大宰疏不言大遂及公邑者以內舉國中四郊外舉都鄙采地則六遂公邑已包於其

中故文不具也凡經言國中並謂王城之中六鄉之民分居四郊不居國中而四郊別有郊里亦不盡爲鄉州賈疏謂國中與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非也詳後疏夫家九比謂人民男女及縣都九夫爲井閭里五家爲聯之數凡書於版者皆是也云以辨其貴賤老幼廢

疾凡征役之施舍者以九比之數而均役法也凡貴者謂命士以上賤者謂庶民老幼謂國中六尺以下六十一以上野五尺以下六十

六以上案鄉大夫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施舍卽謂貴及老幼廢疾而經別云征役施舍者謂老幼廢疾之

外仍有賢者能者服公事者之等經不具言故更以施舍通疏之猶遂人云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亦於老幼廢疾之外別言施舍

也遂人之政役亦卽此征役彼注云出土徒役則專據力役之征言之賈疏謂征謂稅之役謂繇役施舍者貴與老幼廢疾不科役故言弛並非經注義也云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賈疏云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禘族祭步斂食者謂若行鄉斂酒及族食喪紀者謂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之等祭祀已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注云稽稽考也者宮正注同云夫家猶言男女也者賈疏云夫是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婦人稱家故以家爲女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者先鄭意九夫爲井三三相比卽爲九比是謂鄉遂亦同都鄙用井田法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卽是六鄉之內但鄉與公邑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案賈駁先鄭說是也後文攻夫屋謂六遂外公邑用井田法非鄉遂亦有井田也但公邑當用井田法賈申後鄭說亦不足據云玄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文國中四郊都鄙其事相當故知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王引之云所出之賦與人數多寡無涉九賦亦不得但謂之九且國中惟出邦中之賦四郊惟出四郊之賦都鄙惟出邦甸之賦家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不得有九也案九比之義二鄭說均未安王氏糾之是也竊謂經九比二字本平列與夫家同九者謂井田之制九家爲一井也比者謂比閭之法五家爲一比也而鄙公邑之家數以九計之四郊鄉遂之家數以比計之其法數不同故云夫家九比之數猶簡軍衆者言卒伍也經文本明白說者誤以九爲比之數遂不得其解耳云貴謂爲鄉大夫賤謂占會販賣者者賈疏云鄭解諸文貴賤相對皆以爲貴謂鄉大夫賤謂士獨此賤爲占會販賣者以其此經論九賦之專案大宰九賦有幣餘之賦幣餘謂占賣國之斥幣此經貴與老幼廢疾皆弛舍無賦惟此

賦當彼幣餘之賦故為販賣者解之案大宰九賦注云關市山澤謂  
占會百物則鄭意此賦內兼有關市山澤出賦者而言賈謂專指幣  
餘之賦非鄭指也但此經九比本與九賦無涉則貴者當指命士以  
上賤者當指庶人以下後鄭專取九賦為釋亦非經義云癘疾謂癘  
病也者癘宋小字本作癘經注同說文尸部云癘固病也急就篇云  
篤癘癘癘迎醫匠顏注云癘四肢不收癘疲病也王制云癘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云癘於人事案癘即癘之借字癘詳大司徒  
疏云施當為弛者讀為大司徒職弛力之弛遂人遂師遂大夫士均  
注義並同小宰斂弛之聯事注云杜子春弛乃頒比濇于六鄉之大  
讀為施案弛施聲類同故可互讀詳小宰疏

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

行徵令

登成也成猶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

疏乃頒比濇于六鄉之大夫者大胥注

云比猶校也謂校數戶口財物之法對三年大比為小比即鄉師國

比族師邦比之法也周歲時小比不知以何月依鄭賈說則似四時

各一行之賈疏云比法謂若下經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是也六鄉大

夫皆六命鄉為之小司徒為校比之法頒與六鄉大夫云使各登其

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者賈疏云衆寡據人民六畜者馬牛羊豕犬雞

車謂革車及大車輦人挽行惠士奇云小司徒及鄉師頒六鄉之比

法車輦登其數馬牛辨其物簡閱之而已非籍而賦之案惠說是也

此比法唯衆庶共軍賦口賦之等其六畜車輦則唯以備大田大役

之徵發不以共軍旅也六鄉出軍不出車馬詳後疏云辨其物以歲

時入其數者賈疏云謂辨其家中財物多少以歲之四時具錄其數

入小司徒云以施政教行徵令者謂攷其數以施政教法徵令亦

謂宣布法令通咳徵役徵賦二義言之詳宰夫疏

注云登成也成

周禮正義

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聚

猶定也者鄉大夫族師遂人注義並同登成爾雅釋詁又國語周語  
韋注云成定也鄭以登本無定義而登訓為成亦訓為定展轉引  
申則登亦得為定故必先以成訓登復以定訓成明其義之相通也  
定謂定其衆寡以下凡數之實無遺誤也云衆寡民之多少者賈疏  
云謂六口已上為多五口已下為少云物家中之財者謂泉穀也云  
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者賈疏云漢承周後皆四時入其數今  
時白役簿皆在於冬代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謂使  
異時殊故有革別也

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  
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及三年則大比者三年大校比民數之等小司徒總掌其事與司書  
鄉大夫縣師遂大夫小司寇司民為官聯也云則受邦國之比要者

賈疏云每至三年則大案比戶口大比之時則天下邦國送要文書  
來入小司徒故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也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

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者大司馬注云簡謂比數之是比猶言簡閱  
也賈疏云上經頌比法每歲之四時簡閱衆寡及其物等此經三年

大比并天下邦國而言鄭不言大畜車輦者文略亦簡閱可知云受  
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者賈疏云此經但受邦國比要上經直

言頌比法於六鄉以歲時入其數不言三年大比故知此文舍鄉遂  
也鄭司農云五家為比故以比為名者先鄭意六鄉戶數始於五家

為比因以為名然大比之法通於畿內及邦國則兼有井田九夫三  
屋之制不應獨取六鄉五家之名況此經凡言國比邦比者皆取校

比之義先鄭說未允後鄭引之在後蓋亦不從其義也云今時八月  
案比是也者惠棟云東觀漢記元初四年詔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

李賢後漢書安帝紀注云案比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續漢書禮儀  
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孔廣森云後漢皇后紀曰八月算

民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以秋月詒讓案此職及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縣師遂大夫諸職說大比者並不著時月據鄉飲酒禮鄭注引鄉大夫大比與賢能之事而說之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則鄭謂大比在正月然經無明文未知是否管子乘馬篇云春曰書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此謂三時有比稽之事與度地文又小異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又有三月料民戶口之說疑皆非周法也云要謂其簿者小宰注云要會謂計最之簿書賈疏云謂若今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

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

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

濟西胥佻捕盜賊也貢續編百工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者此之物賦九賦也鄉之田制與遂同

亦同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百人爲卒五人爲伍也而用之者卽軍旅田役是也云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者夏官敘官制軍文同彼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此兩一闕卒一

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是也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大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

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江永云凡起徒

役毋過家一人似家出一人為兵如管仲以十五鄉三萬家出三萬人之法信如此則天子六軍惟取足於六鄉何為大遂及甸稍縣都皆有作民師田行役之事以此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聯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亦與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為兵也云以起軍旅以作田役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亦兼該諸功作力役之事凡軍旅起正卒時田羨卒竭作役事作正夫餘夫徵發並與軍法略同云以比追胥者宮正注云比校次其人之在否胥亦羨卒盡作故須校次之云以令貢賦者賈疏云依鄉中家數而施政令以貢賦之事注云用謂使民事之者賈疏云謂使人為事即軍旅田役是也云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者夏官敘官經注義同並詳彼疏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者賈疏云案管子書云因內政寄軍令謂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為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自伍長已上全與此文不同者鄭君以義言之非彼正文也案作內政而寄軍令國語齊語文管子小匡憲寄軍令作寓軍令疑賈誤記云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者釋因農事定軍令之意齊語管子曰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鄭略本彼文云作為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役功力之事者遂人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力之事蓋散文凡起大衆之事通謂之役故役師田惟指起徒役功力之事

得舍師田對文則役與師田異也云追逐寇也者後先鄭注及脩閭氏注義並同說文是部云追逐也公羊莊十八年何注云以兵逐之曰追案鄭意蓋謂追為逐外寇與胥為司捕內盜賊異然通言之司捕亦為追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管子禁藏篇云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皆是也引春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者賈疏云案彼傳戎侵魯魯公追之出境服氏云桓公為好莊公獨不能脩而見侵濟西曹地穀梁云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遷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引之者證追是逐表也云胥伺捕盜賊也者士師注云胥讀如宿脩之脩脩謂司捕盜賊也案伺即司之俗詳師氏疏捕即搏之借字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捕取也後世通以捕為搏義亦互通段玉裁云此當云胥讀為脩而不言者互見惠士奇云胥與狙通謂伺捕盜賊伏而候之如狙之伺物故曰狙候案惠說亦通云貢嬪婦百工之物者據閭師云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鄭於八貢唯舉此二者明與後井牧田野令貢為農牧衡虞之貢互相備也詳後疏賈疏云案大宰九職之貢有九此貢獨云嬪婦百工二者此六鄉之貢不論地事則所令之貢亦不及地貢也故以此二事當之云賦九賦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二者之賦在六鄉之內此經既論六鄉之賦不得有三曰邦甸已下若然此唯有二賦而云九賦者二賦是九賦中物故總云九賦也詒讓案賦即地征之通名鄭大宰注以九賦為口率出泉非也詳彼疏云鄉之田制與遂同者明亦為溝洫法不制井田也賈疏云此經之內不見田制案遂人職云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其遂制也故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案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者以其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故知遂之軍法如六鄉若然彼此各舉一邊互見為

義詒讓案六鄉授地三等田萊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

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

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

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疏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

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數者賈疏云以其佐大司徒掌其

土地人民之數故制上地中地等使得均平既給土地則據土地計

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者六

鄉三等田制亦與六遂同此經計戶口之多寡遂人辨土地之肥磽

兩職文相表裏此上地即遂人云田百晦萊五十晦也賈疏云七人

之中一人為家長餘六人在強弱半強而可任使者家三人云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者即遂人云田百晦萊百晦也賈疏云

六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五人在強弱半不可得言可任者二人半  
故取兩家併言可任者二家五人云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者即遂人云田百晦萊二百晦也賈疏云五人之內一人為家長餘  
四人在強弱半故云可任者家二人詒讓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  
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漢書食貨志說李  
悝盡地力之教亦云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蓋並據下地言之此與  
大司徒都鄙三等田衰同而制異載師縣師遂人注並以大司徒所  
云為六鄉之制非也詳載師疏注云均平也者大司徒注同云周  
猶徧也者司會注同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  
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者自八人以上四

人以下經不言授地之等數明八人以上並以七人為率授以上地  
四人以下並以五人為率授以下地也云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  
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  
者賈疏云案王制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彼言五等此云七六五三等其人不同  
故鄭為九等計之此經皆云家故鄭云有夫有婦乃成家從此二人  
為一等至十人則為九等自二人三人四人五是下地之三等等也  
六人七人是中地之三等等八人九人十人是上地之三等等此經  
唯言七六五者據中地之三等等則知有上地中地之下地之三等等  
故鄭云七六五者為其中若然王制不云上上之地食十人又云其  
次食三人其次食二人直言自九以至五不言九等者彼欲取下土  
視上農夫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七人六人五人五等  
與此五等農夫相當故不言其餘四者又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書  
土田度山林鳩穀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  
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與此不同鄭  
注尚書云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為九等者以九州  
出賦多少不同有九等故鄭君以井田美惡為九等計之非是實地  
之差也案此經及大司徒遂人大司馬諸職說田制並止三等王制  
及孟子萬章篇春秋錄露爵國篇說上下農夫亦止五等而鄭有九  
等上下之說賈內史大司馬疏推之以為十人食上上九人食上中  
八人食上下七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  
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王制孔疏亦同其說依其義則經所云家七  
人者宜食中上之地五人者宜食中下之地而經云上地家七人下  
地家五人與鄭所說不合大司馬疏強圓其說謂地分上下人即據  
中經以互文見義迂曲殊甚竊謂三等授地自是較略之制其細別  
差率隨宜損益不能豫定管子乘馬數篇云上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闕

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相壤定籍而民不移亦以三等相壤呂氏春秋上農篇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據呂覽說是不咳固不必求之過密矣云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者國語魯語章注云任勝也廣雅釋詁云丁強也釋名釋天云丁壯也言人必強壯始可勝力役之事此任力役三等所謂上劑中劑下劑遂人云以下劑致野則六遂無上中劑也論語八佾篇云爲力不同科集解引馬融云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似亦即據上中下三等任力法言之云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者謂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家各去老者一人即賈疏所謂家長是也其餘者以男女強弱相半之率約之其可任者如經三等之數依鄭所推九等之法則此經爲中地三等其上下地各有三等亦依此率差之則上上地家十人可任者二家九人也上中地家九人可任者家四人也上下地家八人可任者二家七人也下上地家四人可任者二家三人也下中地家三人可任者家一人也下下地家二人可任者二家一人也賈疏云但一家之內二人至十人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不可齊準今皆以強弱半者周公設法據其大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農司數故也

羨饒也田謂獵也追

**疏**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者徒役謂大軍大役追寇賊也竭作盡行

士徒徵調之事家一人者正卒之數也鄉遂

不制井田其軍賦家以一人爲正卒故上文伍兩卒旅師軍卽比閭

族黨州鄉所出六軍七萬五千人卽六鄉七萬五千家之正卒家數

與軍數正相當也司馬法通三十家出土徒三人十家而賦一人乃丘乘之法出於都鄙與此不同互詳後疏又案周軍賦力役政法略

同軍法六鄉爲正六遂爲副皆出軍而不出車而公邑丘甸共其車牛輦輦及任載之役若鄉遂兵不足徵及公邑則出兵兼出車井出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卽據侯國井田有公田者言之一家從軍七家共其器糧故不得操事王國丘甸雖無公田其法蓋不異而國語魯語說有軍旅之歲又有井出糶禾秉芻缶米之征亦以共軍之糧食稍秣者也至於役法則用民歲不過三日均人公甸之法是也大役作民徒鄉遂視軍賦正夫亦七萬五千餘夫無定數不必盡發其就役者以三日爲正三日以外凡不就役者相與共其食以爲顧更之直而兼共其馬牛車器鄉遂不出車馬而比法亦兼及六畜車輦之稽卽以備徵役也其公邑丘甸役法亦當如是凡軍役之賦有事則發之無事則弛免與九職地事之征亦不同互詳均人疏沈彤云王畿受田者二百五十六萬家通三等地之率俱二家任五人凡起徒役無馮家一人實任二百五十六萬人今案此經本專舉六鄉任民之法沈又通之畿內雖與公邑丘甸之法不相應而大總計之於義亦通云以其餘爲羨者賈疏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正卒之外其餘皆爲羨卒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此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此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饒遠故也案賈說是也六鄉與六遂田制軍制並同而役法則有上劑下劑之異鄉大夫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彼野通鄉遂而言蓋六鄉之民年十五以上皆受征役爲餘子二十以上有室則受田爲餘夫餘夫爲羨卒從行役王制疏引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是也詩魏風陟岵云子季行役手傳云季少子也彼詩有父母兄而少子行役是卽竭作之羨卒亦卽餘夫矣至三十以上受正田爲正夫左襄二十三年傳云臧孫使正夫助之是也正夫受役則爲正徒左襄九年傳云宋災使華臣具正徒是也受兵則爲

正卒鄭內則注所謂三十受兵是也但六鄉正軍家出一人六遂副軍亦然民三十以上必自爲戶者始爲正卒若家已有父兄爲正卒雖三十有室而不別爲戶則仍爲餘夫六遂亦同六鄉之民正卒家一人外年十五之餘子則受役二十三三十之餘夫皆爲羨卒受兵其六遂則家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外皆不爲卒此其同而異者賈尚未及別析耳又六鄉餘夫當於四郊受田鄭載師注謂出耕遂公邑亦非是詳彼疏云唯田與進胥竭竭者賈疏云田謂田獵進謂逐寇胥謂伺捕盜賊非直正卒一人羨卒盡行以其田與進胥之人多故也王鳴盛云田而竭作卽郊特牲所謂惟爲社田國人畢作也江永云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於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衛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唯田與進胥竭作畿內若有盜賊雖羨卒猶當用之矣竭作亦疑有更休一歲四田正羨盡行得毋勞民妨農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常用也春秋必謹而書之若盜賊竊發當調其近者而追之注鄭司農云羨鏡也者小爾雅廣詁云鏡多也此正卒之外多出之卒故曰羨云田謂獵也者田僕注義同大宗伯云大田之禮簡衆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辨篇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獵公羊桓四年何注云田者蒐狩之總名也古者肉食衣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左傳隱五年孔疏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說苑脩文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案畋卽田之借字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甸徒卽田卒竭作者也田禮詳大司馬職云追追盜賊也者與後鄭注同云竭作盡行者大傳鄭注云竭盡也詩大雅常武箋云作行也謂凡可

任者不論正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

誅其犯命者

命所以誅民徒也云聽其辭訟者小宰云聽其治訟治

辭義略同

注云命所以誓告之者即戒禁之命士師五戒軍旅有誓田役有禁是也賈疏云所誓告者謂若大司馬羣吏聽誓於陳前

司徒北面以誓之小子斬牲左右以徇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

子

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

於王宮

疏

凡國之大事致民者謂國有軍旅之戒則發六鄉之正卒備兵衛也云大故致餘子者謂國被災寇則發六鄉之餘

子羨卒以備守事及追胥也餘羨既發則正卒亦發可知又案周書

大事謂戎事也者戎事謂征伐邦國之事故須致衆也倉人注云大

事謂喪戎依大司徒司除注喪事當爲大故故此注唯云戎事倉人

注兼及喪者大事大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也賈疏云見左氏成公

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言致民明非祭祀是戎事可知云大故

謂災寇也者謂凡大事之凶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禱災大祝注云

大故兵寇也案災謂水火大災寇謂外寇侵犯及內寇竊發二者皆有守備之事大司徒注云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此後文別見大喪故注不及王崩互詳司士疏鄭司農云國有大事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百姓即謂年三十以上爲正徒正卒者也凡致民皆於王門及國門詳大司徒疏云餘子

謂羨也者上文云以其餘爲羨是餘子即羨卒也賈疏云以其羨卒唯田與追胥竭作乃使之此經大故不合使羨故鄭不從之王引之

云田與追胥常有之事猶須羨卒偕行災寇非常之事豈有反不使羨者乎大司徒職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此云大故致餘子餘子卽民之子弟孟子滕文公篇所謂餘夫也故大司徒統謂之萬民蓋國之大事但致正卒而已大故則不惟致正卒又並羨卒而致之故曰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若謂大故致鄉大夫之子而非羨卒則大司徒何以云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乎案王說是也云玄謂餘子鄉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者破先鄭餘子卽羨卒之說後鄭意此餘子卽宮伯之士庶子諸子之羣子皆宿衛王宮者也金榜云先鄭云餘子謂羨者是也後鄭謂餘子爲鄉大夫之子則當諸子帥之致于太子宮正宮伯令之小司徒掌萬民不當致鄉大夫之子王引之云鄉大夫之子謂之國子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夫子者諸子之職也與小司徒何涉乎鄭蓋據宣二年左傳乃宦鄉之適子又宦其餘子之文今案民之子弟亦謂之餘子逸周書糴匡篇成年餘子務藝年儉餘子務穡年饑餘子倅運管子問篇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難者幾何入餘子之屬甲兵有行伍者幾何入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司馬彪注曰未應丁夫爲餘子漢書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爲餘子是也何必鄉大夫之子而後爲餘子乎先鄭之說爲長案金王說是也六鄉上劑致民民年三十受兵爲正卒其子第六尺以上者爲餘子二十以上已授室者受田爲餘夫餘夫爲羨卒亦通謂之餘子惟十九以下未授室之餘子則不得爲餘夫此其異也此經餘子蓋亦通餘夫羨卒言之司馬彪以餘子爲未應丁夫蘇林又云未任役似皆指十九以下未任大力役者而言與此小異賈疏謂鄭據書傳云餘子皆入學知不得爲羨今攷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大夫十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授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鄭彼注云餘子猶衆子

也古者適子恆代父而仕也說與此注略同故賈引以申注義然書傳說餘子就學必於農隙出學又傳農事卽漢志所謂餘子在序室則仍是民之子弟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此與鄉大夫野六尺以上之文正相應蓋庶民子弟十五亦入里塾猶國子十五入大學也若如鄭大傳注說餘子爲鄉大夫之子弟則在免農之科何必農隙而後得學乎鄭彼注說蓋誤國策秦策范雎爲梁餘子高注云大夫庶子爲餘誤與鄭略同至左傳說晉宦卿之餘子與庶子並舉杜注云餘子適子之母弟也則彼餘子並不通駭卿大夫之諸子與此經餘子尤不相當矣蓋古制兵役之事但致正卒非大故不役其子弟呂氏春秋離俗篇云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載得矛說苑高節篇云佛胥用中牟畔城北餘子田基後至袪衣將入鼎國策趙策云燕趙久相攻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則後世酷烈之政羨卒盡起以從軍周初無此法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

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貢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

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玄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

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

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

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甸方八里旁加二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漁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漁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百爲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疏乃經土地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而井牧其田野者此都鄙井田之法也賈疏云此小司徒佐大司徒掌其都鄙都鄙則三等采地是也井方一里兼言牧地是次田二牧當上地一井授民田之時上地不易家百畝中地一易家二百畝下地再易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一家受二夫與牧地同故云井牧其田野江永云井牧其田野衍沃用井隰臯用牧有此通融之法則凡高下低邪之地皆可以方田之算術齊之無地不可井矣但有公田無公田其制不能畫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有通融之法而小司徒惟言九夫爲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爲公爲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斂法如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下矣據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而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言聚野之

屋粟是用夫三爲屋之法矣用屋法則非八家同井之法案江說是也此經井邑丘甸縣都是徹法九家同井之井田孟子所說是助法八家同井之井田助有公田徹無公田兩法形體雖同而家數迥異徹法以一井九百畝之田分授九家而載師以郊甸稍縣都地之遠近司稼以年之上下通校其差率而爲斂法孟子滕文公篇趙注謂徹法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殆未諒其制云四丘爲甸者賈疏云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十里之成今不言十里成而言八里甸者成閒有洫井閒有溝旁加一里者使治溝洫不出稅舉其八里之甸據實出稅者而言云以任地事者賈疏云謂若大宰九職任萬民謂任役萬民使營地事云而令貢賦者貢者九職之力征卽閭師之入貢賦者地征卽大宰之九賦鄭賈謂賦專爲軍賦出車徒之等說未該詳後疏云凡稅斂之事者都鄙雖制井田而此經則是徹法無公田一井九家各受田百晦而斂其什一之稅賈疏釋稅斂爲一井之田一夫稅入於官則是合徹助爲一法非經義也詳匠人疏注云此謂造都鄙也者謂三等采地爲井田法也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者賈疏云案遂人夫閒有遂之等是溝洫法鄉田之制與遂同此經與匠人爲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此雖不言異於公邑公邑亦與遂同故注匠人云異於鄉遂及公邑是也案采地制井田匠人爲之溝洫鄉遂亦有溝洫而不爲井田其溝洫形體亦與此殊是其異也至公邑之在甸稍縣都者亦當制井田與都鄙同鄭賈謂公邑皆不制井田非也詳後疏云重立國者謂采地爲畿內國故與畿外侯國同制井田今案公邑亦制井田侯國亦有不井之田不可一概論也詳匠人疏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者塗涂之俗掌節司險注五涂字並作涂此疑誤

此釋經上土地爲經界也司市注云經界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與此注義同漢書食

貨志亦云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此小司徒所經正建步立晦正經界之事也賈疏依天官敘官經野注義謂經爲之里數卽井方一里邑方二里之等今案里數亦包於經界之內注義固已該矣五溝五涂詳遂人司險職云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者釋名釋州國云周制九夫爲井其制似井字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程瑤田云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字也論讓案衍沃之地可爲井者則平方如圖其不可爲井者則以九章方田之術步之使其分率均平則雖不如井字而步積之數亦相等也引孟子者滕文公篇答畢戰問井地之語證經土地卽經界之事也井地不均均宋石經及宋本孟子並作鈞貢祿今本作穀祿姦吏今本作汚吏趙注云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案諸義與鄭同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者左襄二十五年傳說楚薙掩書九等土田之事云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杜注云隰皋水岸下隰爲鴛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云玄謂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者兼釋此經及左傳義也王制孔疏云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濼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百井除山川坑斥三十六井定出賦

者六十四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斥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較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斥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案左傳孔疏又引賈逵說與異義左氏說同卽二鄭所本也依異義及賈鄭說則牧卽三易之田因以爲隰皋九夫之名沈彤謂卽天澤藪牧之牧亦卽休不耕之田是也蓋井牧猶言田萊休不耕之田以長草萊故杜預以爲芻牧之地書禹貢青州云萊夷既牧明萊田宜畜牧矣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一之謂井牧者據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井牧亦造都鄙之法授田宜依彼制故知有此三法也賈疏云三家受六夫之地是隰皋之地二牧始當一井故云二而當一云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者據左哀元年傳文明彼一成之田卽匠人之十里曰成也云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者謂亦近二當一之率也賈疏云言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地以上中下爲率者以爲其成方十里九百夫之地一旅五百夫故知是通率之通率之法正應四百五十人言一旅率成數也亦容不易者多鄭言此者井牧之法自夏而有非祇於周詒讓案此可證鄭亦謂夏與周田制不異孟子謂夏五十周百畝者蓋時法之異非授田有多少也詳匠人疏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者匠人注同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孟子滕文公篇春秋繁露爵國篇說並同李翱平賦書以三百六十步爲里乃唐以後

法今承用之與古里法不同也又古書並謂井里同步唯大戴禮記  
王言篇云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此說井里步異與古制不合蓋文  
有舛誤穀梁韓詩孟子皆據制公田者爲說故一井田九夫治田之  
人則止入家鄭匠人注謂周畿內都鄙井田不制公田則一井田九  
夫治田之人亦九家此云九夫所治之田九夫猶言九家也審校鄭  
義蓋計地雖有宮室涂巷三分去一及受田一易再易二而當一之  
率而同井聚居則不宜過於疏曠自以一井九家爲定數故後注引  
司馬法十井爲通難以三十家約計而其比居實以三十六家聚居  
四井之地餘六井卽宮室涂巷及一易再易所除之地皆所不居者  
也然則虛實相除當以一通除其六井而不以一井除其六家明矣  
賈疏乃謂一井之內地有九夫中一夫入於公四畔八夫家治百畝  
無九夫所治況其中或有一易再易所取數更少鄭據地有九夫而  
言非謂有九家既連畿內不制公田之義復以逐井除減謂無九家  
殆未達鄭情漢書食貨志載王莽擬載師里布法令宅不毛者出三  
夫之布似劉歆等卽謂方里之井三分除二止有三夫論語公冶長  
皇疏亦謂方里爲井井有三家蓋以一通三十家之率分除之則一  
井止有此數是漢以來已有此說卽賈氏所本然不可以此淆鄭義  
也云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者明井田亦有溝洫匠人文  
足與此相備鄉師注謂冬官致有匠師卽匠人之長此官與彼爲官  
聯也賈疏云案匠人云井闕有溝成闕有洫同闕有澮是匠人爲之  
溝洫也云相包乃成耳者謂井邑溝洫互相包乃成一成一同也云  
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者對邑丘等以外旁加之地治溝洫不  
出田稅也賈疏云從井邑至縣都從內向外界相連比井稅一夫故  
言以出田稅云溝洫爲除水害者匠人爲溝洫注云主通利田間之  
水道是也程瑤田云溝洫以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  
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

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  
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  
因之而治矣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  
尚書大傳溝瀆雍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此皆溝洫爲除水害之  
證云四井爲邑方二里者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義同非方一里四  
井積四里開方爲二里釋名釋州國云四井爲邑邑猶侷也邑人聚  
會之稱也案都鄙公邑民相聚而居蓋始於四井三十六家故謂之  
邑國語齊語管子治鄙以三十家爲邑亦與四井家數相近凡鄉遂  
都鄙公邑聚居爲城不論家數多少通謂之邑詳里宰疏云四邑爲  
丘方四里者四邑積十六里開方爲四里釋名釋州國云四邑爲丘  
丘聚也說文北部云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北北謂之虛  
云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者段玉裁云甸古音陳陳乘雙聲稍人職  
丘乘注曰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敷之之職同其訓曰乘由是  
改云此注甸之言乘即其訓曰乘也甸與乘雙聲因以知其訓曰乘  
稍人之乘即甸故此注甸之言乘也論讓案乘即後引司馬法革車  
一乘之乘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是  
也釋名釋州國云四丘爲甸甸乘也出兵車一乘管子乘馬篇云方  
六里爲一乘之地也山至數篇說同又後驪篇云乘馬甸之衆制之  
案管子六里疑皆當作八里所言丘乘之制與此經同也甸乘義同  
互詳稍人疏云讀如衷甸之甸者左哀十七年傳衛渾良夫乘衷甸  
兩牡杜注云衷甸一轅鶴車段玉裁云讀如者但擬其音讀如衷甸  
之甸猶讀如維禹敷之之敷也衷甸古音讀衷陳云甸方八里者甸  
積六十四里開方爲八里云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者王制云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案此亦申上注溝洫與邑丘  
等相包之義以此四丘爲甸既積六十四里更加溝洫之地積三十  
六里通爲百里開方得十里是於甸八里旁加一里即匠人云方十

里爲成明成中包甸司馬法成甸出車異而實同是其證也但此所  
加之地通溝洫言之洫包甸外而溝則交注甸內鄭欲取整數計之  
故通云旁加一里匠人注又謂緣邊一里治洫實則所加之地不盡  
在旁邊亦不盡治洫也云積百井九百夫者賈疏云但一成之內方  
十里開方之得百井井有九夫故云九百夫云其中六十四井五百  
七十六夫出田稅者即匠人注云甸方八里出田稅是也賈疏云此  
就甸方八里而言八里之內開方之八八六十四故云六十四井井  
有九夫故五百七十六夫井稅一夫故云出田稅云三十六井三百  
二十四夫治洫者此明里外旁加之三十六井爲虛地不出田稅者  
也賈疏云此據甸方八里之外四面加一里爲成而言成有百井中  
央八里除六十四井錄有三十六井井有九夫故三百二十四夫治  
洫不使稅鄭言此者見經四丘爲甸據實出稅而言故不言成也若  
然方里爲井井開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方十里爲成開有洫廣  
八尺深八尺治溝洫者皆不出稅獨言治洫者據外而言其實治溝  
亦不出稅據在六十四井之內以洫言之矣陳喬樞云夫之名有二  
其連夫家爲文者則指人也其從田制而言如畝百爲夫夫三爲屋  
則指地也九夫爲井疏云一井之內地有九夫是已鄭所云三十六  
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者謂一成百井其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  
之地以爲溝洫宋人誤解鄭義而以旁加之夫爲專治溝洫之人使  
不出稅失之殊甚匠人注云夫三爲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  
三三相具出賦稅共治溝也鄭與言共治溝則推之洫澮皆當共治  
之安得專有治洫治澮之夫所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者計六十四  
井之田方八里其旁加有一里縱橫合之爲方十里即畝開之賦田  
首之遂井開之溝成開之洫積六十四井算之加三十六井三百二  
十四夫之地鄭於成發之者以整數爲算法耳成但言洫者以成始  
有洫言洫則畷遂與溝可知也奈何以旁加一里在一甸之外而其

夫專治溝洫乎匠人之法一成一洫其成之一面近洫者使之治洫猶可言也其成之三面距洫已遠獨此四旁三十六井使之越數里之地往來治洫豈所以便民者哉然一成之地猶小也至同方百里其旁面距洫之遠或數十里或百里其對面距洫之遠皆百里獨使四旁十里越百里之地專任往來治洫有是理耶致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作田役注謂役爲功力之事小司徒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竊以洫澮之事正所謂功力之役如三夫共一遂九夫共一溝遂溝小而易故但一井共脩之洫與澮廣而且深則脩之者當合一成一同而家出一人共役其事不當專責之某井某夫也若必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賦稅豈先王均力征之意哉信南山詩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坊記注云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言甸在一成中又言其中六十四井則是一成之中但有一甸六十四井之田故曰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其餘爲畝遂溝洫雖有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之地無田故無可出稅也案司馬法有成方十里出長轂一乘之文亦有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之文是知據夫地言之則爲一成所出據井田言之則爲一甸所出二者相通故各據一焉匠人爲溝洫曰成曰同益見方十里方百里者爲包溝洫之地也匠人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若其餘里亦有夫井何以但言容一甸乎又云方百里爲同同容四都六十四成變甸言成者明一甸卽一成也不言百成而言六十四成者明一同雖百成而實但有六十四成之田也謂旁加一里旁加十里非溝洫之地而何哉今卽畝遂溝洫之地算之一夫百畝畝廣尺長終畝每六畝而當一畝地則六夫之畝當一夫之地甸六十四井得十井三分井之二爲九十六夫畝之水入於遂遂在田首廣二尺三夫而共一遂遂長終井其當畝處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井間有溝以受遂水廣四尺長終甸成間有洫以受溝水廣八尺長終成洫之縱

橫從遂其當以處亦益以畝廣六分畝之一而三倍之洫廣三倍於遂故當以廣處亦三倍算也合遂溝洫之長廣地又不下數井溝洫以通水利徑畛以通車徒遂上之徑容牛馬溝上之畛容大車洫上之涂容乘車一軌計其地之長廣亦不下十數井徑畛包於溝洫則三十六井之為溝洫地也明其鄭言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其算法當自精數非然者一夫百晦除其畝廣是田無六尺之晦而夫無百晦之田矣況一成之地若皆為田晦不知溝洫又取何地以為之邪案陳說是也鄭所謂治洫治澮者皆指濬治洫澮所占之地言之故稍人注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之溝涂溝涂之人名井別里異則民之家數存焉明治溝涂者即丘甸之人儻鄭以治溝之人別在丘甸之外則治溝涂之人名安得見丘甸之家數哉陳說信足發明鄭君之微信矣云四甸為縣方二十里者賈疏云甸方八里縣應方十六里云方二十里據通治洫旁加一里為成而言詒讓案甸積六十四里甸郊則二百五十六里開方得十六里旁各加一里為二十里國語周語韋注云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者不數旁加四里也云四縣為都方四十里者縣實田積二百五十六里四縣則一千二十四里開方得實田三十二里通虛地八里為四十里也呂氏春秋貴因高注云周禮四縣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也即據實田言之云四都方八十里者都實田積一千二十四里四都則四千九十六里開方得實田六十四里通虛地十六里為八十里也云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者王制云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此亦明甸八十里面加十里即匠人云方百里為同也此一同百里亦謂之縣周書作維篇云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彼縣即匠人之同郡即此經之都鄙即此經之縣名制並異疑晚周之制左哀二年傳說晉制亦縣大郡小與周書同又此方百里中含四都管子乘馬篇云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  
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  
百里此亦以中地百里含四都與此同而國數室數並不合亦非周  
法也云積萬井九萬夫者同方百里通虛實之地爲積萬井九萬夫  
也賈疏云據百里開方而言百里者縱橫各百一行方一里者百行  
故萬井一井有九夫故有九萬夫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  
百六十四夫出田稅者四都之實地四千九十六里爲四千九十六  
井卽每甸八里六十四井實田所彙積而成也賈疏云此據從甸方  
八里出田稅四甸爲縣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都方三十二里四都  
方六十四里據六十四里之內開方之縱橫各一里一截爲六十四  
截行別有六十四井六十四行計得四千九十六井并有九夫四千  
九十六井計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是實出田稅者陳喬樞云  
一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爲六十四甸以甸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  
夫計之六十四甸爲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故鄭  
云其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也云二千三  
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者以一同萬井九萬夫除實地四  
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外餘五千九百四井五萬三  
千一百三十夫爲虛地分治洫及澮此治洫二千三百四井者卽甸  
外旁加之虛地三十六井所彙積而成也賈疏云此據甸方八里旁  
加一里爲成是不出稅治洫之夫而言之也從四成積爲一縣縣方  
二十里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開方之縱橫各一里  
一截爲八十截一行八十井八八六十四爲六千四百井就裏除四  
千九十六井其餘二千三百四井在井有九夫二千三百四井爲二  
萬七百三十六夫不出稅使之治洫也陳喬樞云以成之三十六井  
治洫計之六十四甸得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皆爲溝  
洫之地故鄭云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也云三千

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此除四都實田四千九十六井及治澮之虛地二千三百四井之外又加此虛地以治澮也賈疏云此據四成爲縣縣方二十里二十里更加五里卽爲大夫家邑也縣方二十五里四縣是小都五十里是六鄉之采地四都爲方百里一同卽爲三公王子母弟之大都也但據百里開方之卽爲萬井就萬井之內除去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在井有九夫則爲三萬二千四百夫不出稅使之治澮陳喬樞云鄭又言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者以上文所算無治澮之地恐人不知以溝洫之地爲井澮在內故言此以別之明治澮之地在三千六百井之中不在治澮地內也此三千六百井者卽王制所謂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者也鄭不言者方詳井田溝洫之制故從略耳詒讓案漢書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沆斥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天千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漢志一同除三千六百井卽此注一同所除旁加之數也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亦與漢志同班許兩家並兼山川坑斥等計之鄭專屬治溝洫澮言者文不具耳但漢志一同萬井除三千六百井存六千四百井以算術約之是爲二十五分而去其九存者十六也前注說一成以三十六井治澮六十四井出田稅與彼率正同較之三分去一之率所去已較多此以一同包百成百成之內旣去其二千三百四井治澮又去其外三千六百井治澮是萬井之中去者五千九百四井存者止四千九十六井以算術約之是爲六百二十五分而去其三百六十九存者二百五十六也較之一成所去尤多故依鄭說則一同定出賦者校漢志少二千三百四井蓋漢志據一同總除之而鄭則據積百成爲同節次除之故得數不同又此率止可施於井田依鄭義王畿百同自都鄙外鄉遂等皆爲不井之田不可以此率概之故載師注說王畿百同受田家

數止以三分去一大約計算漢志以井田爲王畿之通法其說皆未  
合故鄭並不從也又春秋經露爵國篇云方里而一井方百里爲方  
里者萬法三分而除其一城郭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官府園圃菱  
圈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天子地方千  
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良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  
里者六十六案依董子說則一同得良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一畿  
得良田六十六萬六千六百井所得數皆贏於漢志三十三分之二  
而三分除一之率則同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  
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  
什四案商君以惡田良田共處十分之六亦與三分去一之率相近  
蓋古人計地墾田法皆如是惟井田與不井之田算率少異互詳載  
師疏云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者井邑丘甸縣都及五溝五塗之制至  
同而大備也陳喬樞云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其中甸之地方六十四  
里爲四千九十六井溝洫之地方四十八里爲二千三百四井合爲  
方八十里六千四百井其餘三千六百井山川城邑之三分去二者  
爲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井以之治澮與澮上之道然後溝  
涂備而井田成故曰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也云今止於都者采地食  
者皆四之一者賈疏云解此四縣爲都據小都五十里而言是止於  
都也以其采地食者皆四分之稅入天子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  
一也案上諸男之地亦四之一故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詒讓案鄭  
意若備一同之制則經當云四都爲一大都今經自以井邑以上積  
至四縣爲都而止不復及大都者以一同之中雖含四都然公之采  
地自食者止三都以一都入王故此文止於四縣之小都據左昭十  
三年傳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杜注以爲畿內共職貢者是采  
地之貢重於外諸侯沈彤亦據以證鄭義今攷左傳亦無四之一入  
王之明文鄭自隱據大司徒子男所食爲比例然此實臆說於經無

塙證大司徒五等國所食義亦本不如是詳彼疏云其制三等者據  
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  
地謂畿內采地自百里以下遞減爲三等異於畿外封國自五百里  
以下遞減爲五等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鄭彼  
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封王者之  
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  
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  
治民又左傳昭十三年孔疏及國語周語韋注引鄭志云畿內之諸  
侯雖爵在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此皆鄭謂畿內三等異於  
畿外五等之說也然依彼注說周畿內仍夏殷制爲三等之國則當  
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三等而此注下文又以百里五十里二十  
五里爲三等與王制注說小異似當以此注爲正孟子萬章篇云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王制文復差  
異依其說則卿采邑百里大夫采邑七十里並校此注爲贏而元士  
采邑五十里又此及王制經注所無古經歧迕無可質定又王制說  
五等國里數亦實非殷法詳大司徒疏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  
田稅入於王者此卽公所食之大都也三等采地卽畿內之國故謂  
之百里之國百里者積萬里一同之地中含四都方八十里積六千  
四百里通治澮之地爲方百里以司馬法出車之法計之爲百乘之  
地實出車六十四乘也鄭謂采地者皆四之一入王故四都而以一  
都之田稅入王餘三都公自食沈彤云公田二千有四十八夫王食  
者五百一十二夫云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者此  
卽卿所食之小都也方五十里者積二千五百里中含四縣方四十  
里積千六百里仍餘九百里爲方三十里通爲二十五乘之地實出  
車十六乘鄭謂四之一入王故四縣而以一縣之田稅入王餘三縣

鄉自食沈彤云孤鄉田五百一十二夫王食者百二十八夫云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者此即大夫所食之家邑也方二十五里者積六百二十五里中含實田四甸方十六里通虛地爲四成方二十里積四百里仍餘二百二十五里爲方十五里通爲六乘有奇之地實出車四乘鄭謂四之一入王故四甸而以一甸之田稅入王餘三甸大夫自食沈彤云大夫四百二十八夫王食者三十二夫程瑤田云縣之田才二十里都之田才四十里而鄭言鄉大夫采地乃云二十五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者蓋舉一同之田四之一與十六之一而言之也案程說是也公卿大夫采地三等各相倍半以次遞減故大都地正一同而小都家邑皆有餘地不能適合四縣四甸之里數也依此注義則畿內采地三等大都百里小都五十里家邑二十五里其總數則大司徒注云未聞王制說天子縣內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三等之國凡九十三國鄭不從之者以王制說畿外五等國里數既與此經不合則畿內采地里數亦不足馮故鄭彼注及大司徒注並以爲夏制說雖不甚槁然其不可以證此經則固無疑也又案此四甸之縣凡六十四邑通旁加之地則曰百邑左襄二十七年傳衛公孫免餘曰唯鄉備百邑坊記孔疏引熊安生云鄉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案二里者即四井之邑也孔廣森云百邑者四百井也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案孔說足申鄭義蓋百邑爲井四百與此家邑四成之數正同沈彤謂即四甸之地則去旁加之地計之此足證王國大夫與侯國之鄉其采地同也而左傳杜注據記左傳孔疏則謂百邑是一乘方十里之邑非四井之邑依其說則邑即一甸出兵車一乘百邑即一同也合於坊記家富不過百乘之文而與此注大都百里亦正同然其說非是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五乘者五成之地三乘者

三成之地並與此家邑相近以此推之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坊記疏引易訟九二邑人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又論語伯氏駢邑三百注云齊下大夫之制是古邦國大家采地亦不逾此明鄭志說不可易也至春秋以後陪臣僭侈於是百乘之家而與王之大都等至戰國且有千乘之家而與公侯大國等皆非古制也侯國采地之制論語公冶長皇疏坊記疏引皇氏熊氏說皆以意爲推次並差異無可質證今不詳論云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者賈疏云謂采地之中亦有九職農則三農生九穀牧則穀牧以蕃鳥獸衡虞則虞衡作山澤之材九職唯言此三者以其經言地事故舉以言之其餘六者略而不言矣案此地事與載師土均職略同詳載師疏云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者卽大司徒地貢是也賈疏云此貢還出於農衡地事既無九職則貢中亦無九貢也詒讓案閭師入貢此任地令貢注舉農牧衡虞四事上經令萬民之貢注舉嬪婦百工者以其非地事也於入貢獨遺圃與商二貢不言者以農可賧圃工可賧商故均入地職土均地事注並兼舉農圃圃其互相備文不具也云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者賈疏云以其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法故以賦爲軍賦解之若然大宰九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者謂三等采地之外皆有公邑公邑之內口率賦錢入於王家但公邑無名故舉三等之號以表之故禮雜問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四馬士徒而已是也詒讓案大司徒云以斂財賦注云賦謂九賦及軍賦此無九賦者鄭謂采地無口賦也實則大宰九賦是地稅非口賦此賦當亦兼九賦言之注說非也九賦詳大宰疏引司馬法者釋井牧軍賦之法兼證此井邑丘甸縣都與匠入通成終同同制也漢書藝文志禮家軍禮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史記司馬穰苴傳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

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司馬法實古軍禮之遺文故足與禮經相證賈疏及隋書經籍志謂卽穰苴所撰誤也論語學而集解馬融注及晉書地理志並引司馬法文與此注略同今本司馬法止存五篇無此文蓋在佚篇中云六尺爲步者漢食貨志同爾雅釋宮邢疏引白虎通云入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論語學而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案車入爲耒云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此兼耒木弧曲之度計之如此其弦度亦止六尺也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此與司馬法異者蓋步法秦漢時有改易也通典軍禮說一步五尺此唐以後制今承用之互詳車人疏云步百爲晦者漢食貨志同韓詩外傳云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說文田部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秦田二百四十步爲晦桓寬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制田百步爲畝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案玉篇田部云秦孝公二百四十步爲晦蓋商鞅開阡陌時所改漢又因秦制其晦長於古百四十步而廣一步則同九章算術方田篇畝法亦依秦漢制今承用之云晦百爲夫者漢食貨志同論語皇疏云畝百爲夫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案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百晦卽謂之夫一夫百晦積萬步方百步也程瑤田云晦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詒讓案古晦法百步步法六尺步晦相乘得六百尺更以六百尺自乘得三十六萬尺爲古百晦之積今晦法二百四十步步法五尺步晦相乘得千二百尺更以千二百尺自乘得百四十四萬尺爲今百晦之積而今尺校古尺又約贏四分之一則今百晦大於古幾五倍矣古今尺異同詳玉人疏云夫三爲屋者漢食貨志同論語皇疏云夫三方百步者三也廣一里長百步也案一屋三百晦積三萬步管子乘馬篇云四聚爲一離五離爲一制

五制爲一田二田爲一夫三夫爲一家彼蓋以半晦爲一聚以次積之三夫爲一家家卽司馬法之屋也屋詳匠人疏云屋三爲井者漢食貨志云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與經云九夫爲井義同一井九百晦積九萬步云井十爲通者漢書刑法志同一通九夫三十屋九千晦積九十萬步此含虛地而言也以實地計之則當爲二邑八井之地以其二井爲虛地并計之爲一通論語皇疏云此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賈疏云據一成之內一里一截縱橫各十截爲行一行十井十行據一成一畔通頭故名井十爲一通程瑤田云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通於洫也云通爲匹馬者賈疏云十井之內井有九夫十井爲九夫之地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唯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唯三十家使出馬一匹故云通爲匹馬云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者受田者三十夫一夫爲一家故三十家也賈疏云三十家出三人士謂甲士徒謂步卒詒讓案此大略計之也若以八井實地計之則當有七十二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三十六家校總計一通之數多六家然其出匹馬則同云通十爲成者漢刑法志云通十爲成成方十里論語皇疏云成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兵賦法一乘成也案一成百井三百屋九百夫九萬晦積九百萬步程瑤田云通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是乎成也云成百井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賈疏云一成之內有十通言三百家者亦如前通率法一成之內地有九百夫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故一成唯有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司馬法別說甸出長轂一乘者一甸卽一成所包之實地一甸凡五百七十六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校總計一成者少十二家其出革車

一乘則同春秋成元年作丘甲左傳杜注以爲令丘出甸之軍賦爲  
非法之重斂孔疏釋甸出一乘謂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  
則當二甸出一乘是除而又除失之遠矣云十成爲終者漢刑法志  
云成十爲終荀悅漢紀終作衆字通案一終百通千井三千屋九千  
夫九十萬晦積九千萬步賈疏云謂同方百里之內十里一截爲縱  
橫各十截爲十行行別十成言十成爲終據同一畔終頭而言程瑤  
田云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於澮井田水道  
之長終於此矣云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者賈  
疏云十成成百井故千井三千家詒議案成有九千夫亦如前通率  
法故爲三千家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也以實地計之則一成中包  
一甸十成則十甸凡五千七百六十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  
千六百八十家也校總計一終之數少三百二十家其出革車十乘  
則亦同云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者漢刑法志云終十爲同同方  
百里案一同百成千通萬井三萬屋九萬夫九百萬晦積九萬萬步  
賈疏云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故名百里爲同程瑤田  
云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澮上承洫溝遂畎之水以專達於川云三  
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者同九萬夫亦如前通率法故爲  
三萬家此亦含虛地大略計之也以實地計之則同中包四都凡四  
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一  
萬八千四百三十二家也校之總計一同之數少一萬一千五百六  
十八家其出革車百乘則亦同又漢刑法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御大夫采地之大者  
也是謂百乘之家案漢志亦以一同所包之實地計數然以同中實  
地爲四都而總以一同百井去其三千六百井計之依其說則一同  
六千四百井凡五萬七千六百夫也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凡二萬  
八千八百家與四都家數不合然其出車之數則無不同也陳喬樞

云小司徒言井牧之法而溝洫之法詳於匠人司馬法自六尺爲步至屋三爲井言夫晦之數自井十爲通至同方百里言土地之數無有異也鄭恐人不明故引匠人溝洫之制而證以司馬法之文如此詒讓案以上並引司馬法文以說井牧出軍賦之法然彼本有二法詩小雅信南山孔疏引左傳成元年服注述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注成出一乘終出十乘同出百乘而服注則甸出一乘縣出四乘都出十六乘兩法不同賈疏云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案司馬法二文差互鄭此注論語注各據其一無所折衷依賈說則此注所引者爲天子畿內采地法左傳服注所引者爲畿外邦國法坊記及左傳成元年孔疏說並同穀梁哀十二年楊士勛疏云甸出長轂一乘此甸據實出賦者言之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者通計治溝洫者言之其實一也案楊說與賈孔不同而於義爲長黃以周云左傳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周書作維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甸也四十九同爲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成出一乘之法也左傳又曰公子無虧成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此用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法亦成出一乘之法也賈疏謂邦國用甸出一乘七十五人之法亦與傳吳案黃說亦足證賈孔說之誤江永云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丘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於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

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爲實三十六爲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爲實三十六井之地爲虛矣案江說亦是也漢志所說一甸井田實數與四都之井數不合積爲封畿其不合彌多然可證司馬法二文虛地實地異而實同之義蓋此注引司馬法止於一甸萬井出車百乘是爲采邑大都之賦漢志據其率推廣之以十同爲一封十萬井出車千乘是爲諸侯大國之賦又以十封爲一畿百萬井出車萬乘是爲王國之賦然此止是大略之法若以任地之制分別精算則不必密合此猶作雜說王畿百縣止據縣鄙都鄙言之若郊甸鄉遂安得盡以縣法概之哉今以此經及司馬法參互校之王畿及侯國皆有鄉遂都鄙之異鄉遂五五相比斷不能爲井田又左傳成元年疏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故也據孔說是鄉遂賦法出兵而不出車若依司馬法計井出車之制計之則必王國侯國皆不立鄉遂而後可其不合者一也且都鄙雖爲井田之制然疆域華離及山川所限斷不能截然正方亦必有畸零不井之田錯乎其間則亦不能皆符此數其不合者二也又司馬法所計夫數皆以一井九家爲率則不爲公田而據鄭匠人注則王畿之井田用貢法無公田邦國之井田用助法有公田有公田則一井止入家一邑止三十二家而丘甸以上之積數皆當大減是侯國即不立鄉遂盡爲井田亦不能充此數其不合三也然則作司馬法者未嘗不知井與不井形體不一但分地校量則紛互襍糅不便計算故設此計里令賦大略之疏率無論井與不井一以此通之不過謂地方百里可出車百乘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可出車千乘地方千里可出車萬乘耳彼本不謂盡天下皆爲井田而說者必欲牽就井數夫數一校覈求其密合其有當乎既知其爲大略之法則知通

成丘甸二文雖異而同爲計里出車之法不當如賈孔說以爲都鄙邦國之異制蓋丘爲匹馬丘牛卽通爲匹馬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孫子作戰篇云財竭則急於丘役並謂此也丘十六井凡百四十四夫以三等授地之率通之受田者凡七十二家此與通十井三十家數雖不合而其出匹馬則同但丘增出牛三頭耳以平價論之馬貴而牛賤三十家而出馬一匹與七十二家而出馬一匹牛三頭其費固約略相等也成包一甸甸出長轂一乘卽成出革車一乘也甸六十四井以率通之凡二百八十八家此與成百井三百家數雖不合而其出車一乘則同由是推之終十成包十甸同百成包百甸其井及夫家之數亦皆不合而其出車十乘百乘則亦同但依鄭義一同雖可容百成而緣邊須再除其治油之虛地是同中實地止包四都六十四甸則止能出六十四乘不足百乘之數足證司馬法亦大略計之本末以溝洫積數實除止以百成包百甸則出車百乘與甸出一乘之積數固無不合故論語注所引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者依服氏所引本爲一甸所出而左傳疏引論語注又云成方百里所出則鄭亦以二者是一可以互通非一成所出必少於一甸所出之數也至甲士步卒之數兩文所以不同者江永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金榜云周軍賦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一云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楮具備謂之乘馬甸六十四井

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唯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爲正卒後法爲通正羨之卒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共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略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春秋成元年作丘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丘出之丘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爲卒而禍變亟矣案江金說是也戴震說同七十五人者任民之法非卽兵車一乘之人數三十人者出軍之法兵車一乘二十五人餘五人將重車也江氏謂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足正賈孔采地邦國異制之誤致周制鄉遂什伍與都鄙丘甸法制迥異上文正義卒雖專據鄉遂言之與都鄙不相冢而丘甸調發亦必有正義二卒自無疑義金氏段彼文以釋司馬法丘甸之制謂三十人者爲正卒七十五人者爲通正羨之卒通計正義卽是丘乘本法調發止於正卒與江說亦足以相明然以實地計之通包八井依率除之則不止三十家而成包一甸則又不足三百家終包十甸同包四都亦然通而計之蓋不盈十家而卒七十二人則是四家而賦一人也及其調發則以三十二井而出士徒三十人是一井九家而賦一人也尚餘二井不賦卒使互相補助以紓其力則與十賦一之制亦大略相近是依丘甸之法則九家有奇而賦一依通成之法則不足十家而賦一二法略同管子八觀篇云什一之師三年不解此與十賦一之法合者也而孫子用闔篇以八家賦一人計之蓋邦國制公田者之遺法亦足爲井出一人之

證又案司馬法二文雖異然皆謂一成百井出兵車一乘依鄭除虛地計之實一甸六十四井而出一乘內外相合其數同也而公羊宣十五年哀十二年何注並謂十井出兵車一乘論語學而集解引馬融云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皇氏義疏以包說爲夏殷制據賈疏則鄭論語注說與馬同今攷馬鄭說丘乘出車合於司馬法封國里數合於此經其義不可易也管子接度篇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入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此里數車乘與司馬法說正同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正馬氏所云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者也惟夫田戶口之數不合耳甸之名出於乘明乘法始於一甸儻如包何說則當二邑有半而賦一乘一甸當賦六乘有奇取數旣疇零不整復與甸乘名義不相應矣况昭五年左傳說韓氏羊舌氏十家九爲長轍九百卽司馬法同出革車百乘之制又大戴禮記說侯國采地有五乘三乘依馬鄭義爲五百井三百井之地與左傳鄉備百邑四百井之文相近若如包何說則五乘者止五十井不過十二邑有奇三乘者止三十井不過七邑有奇與大國鄉采地之制相去遠甚其可通乎至鄉遂一家賦一人而都鄙則一井賦一人者六鄉之卒皆素隸軍籍大遂雖無軍籍而與六鄉皆出兵而不出車故家出一人不爲多丘乘之卒出於農民且有出車馬甲兵之費雖平時發軍所不及然其所云一乘三十人一乘七十五人者亦必豫定其制

若有大征伐或師不功鄉遂兵不足用則亦徵及之至於田役追胥

羨卒盡行則又與鄉遂無異故井出一人不爲少也鄉遂軍制及都

鄙出車徒之異並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分地域謂

詳夏官敘官疏

都鄙制鄉遂也辨其守謂衛虞之屬職謂九職也疏乃分地域而辨

政稅也政當作征故書城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城疏其守者賈疏云

小司徒佐大司徒主土地言分地域謂建邦國之等各有營城遠近

疆界辨其守謂邦國都鄙之內所有山川使虞衡守之云施其職而

平其政者即閭無任民均人土均均地政之事注云分地域謂建

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者明此經不蒙上造都鄙爲文也賈疏云案

大司徒職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人民之數小司徒佐之明分地域

者亦普及天下也是以知分地域之中有畿外邦國畿內都鄙及六

鄉六遂鄭雖不言公邑地域之中亦含有四等公邑可知云辨其守

謂衛虞之屬者守即所謂地守也大司徒云奠地守注云謂衛虞

職之屬均人土均地守注義並同云職謂九職也者大司徒云分地

職注云分其九職所宜也此職亦即地職通大宰九職言之也云政

稅也者與均人之地政土均土地之政義同大司徒作地征彼注云

征稅也云政當作征者謂征稅之字不當作政教之政也均人土均

諸職地政字注並讀爲征凡此經征政字多通用詳小宰疏云故書

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者段玉裁云說文戈部或邦也域或或字

也部國邦也蓋古三字本一字國與邦異部而雙聲杜必改邦爲

域者邦者統詞域者別詞徐養原云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

九州之地域與此經地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

域同義案段徐說是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祭祀王

肆依鄭義亦當讀爲鬻詳小子疏賈疏云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

周禮正義卷二十一

差其肆今於小祭祀則小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舞飾注同賈疏云案司服職云羣小祀則玄冕彼注云羣

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其於天神亦有小祀則風師雨師之

等小祭祀既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案酒正注以六冕差之

絲冕所祭亦入小祀中今鄭不言之者以其社稷五祀於祭饌之事

入次祀中故宗伯云血祭祀社稷五祀五嶽故於此奉牛牲不言絲

冕矣詒讓案此注與酒正注不同此是也詳酒正及肆師司服疏又

案依此經則王國羣小祀皆用大牢或亦兼有特牛月令孔疏謂五

祀門竈等用特牛又引熊安生謂棗攘亦用牛是也郊特牲疏又謂

天神日月地示五祀以下常祀並用羊王親祭乃用牛恐非是互詳

羊人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賓客諸侯之使臣疏令四郊以外脩道路及委

積也注云小賓客諸侯之使臣者明此小賓客兼大行人之大賓客

小行人之小客二者而言詳大司徒疏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賓客

令野脩道委積諸五等諸侯來朝者此小賓客諸侯使卿大夫來聘  
故小司徒令野脩道委積大司徒注令遺人此雖無注亦與彼同  
案遺人唯掌脩委積其脩道當令野大軍旅帥其衆庶帥帥而致  
盧氏賈據大司徒注義未該詳彼疏  
注云帥帥而致於大司徒者賈疏云案大司徒職大軍旅帥以旗致萬  
民明此大軍旅帥其衆庶者小司徒於六鄉之內帥其衆庶致與大  
司徒可知  
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巡役小力役之疏小軍旅巡役治其政  
徒大軍旅大田役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此小軍旅巡役小司徒治  
其政令注云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者巡行葉鈔本釋文作  
脩行阮元云蓋循行之誤詒讓案掌固注云巡行也循與巡字通賈  
疏云此經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此經巡役文承

小軍旅下故知小功役之事則巡行之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俞樾云大司徒職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  
令故鄭君解巡役爲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與彼文相配也然此文  
小軍旅巡役自與上文所云大軍旅帥其衆庶相配巡役即以小軍  
旅言不得分爲二事小軍旅巡役者謂小軍旅則巡行其徒役也鄉  
師職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疏曰謂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  
皆出於鄉是軍旅亦有徒役之證案俞說較鄭爲長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喪役正棺

疏

疏云謂王喪案當亦關后世子詳宰夫疏云帥邦役治其政教者賈

疏云邦國也帥領國民謂六鄉衆庶役使之事因帥治其政教方苞

云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

遂人所致六遂之役稍人所帥公邑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所謂治

其政教者即遂人之六縛遂師之拖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矣以遂

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案方說是也蔣載康亦謂葬時

兼督遂役賈謂唯帥鄉役說未核注云喪役正棺引窆復土者釋

文云窆劉補節反孔繼汾云如劉讀即當作窆案孔校是也劉昌宗

本蓋與陸賈本字異而義則同賈疏云鄭解經大喪所役不據初死

以其初死所役無多故據葬時而言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

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

紼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

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詒讓案正棺者既夕禮云遷于祖

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天子禮與士同復土者即既夕禮之

實土史記孝文本紀發卒藏郭穿復土索隱云謂穿擴出土下棺已

而填之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窆詳鄉師疏又遂人注云大

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遂師共丘籠之

役注云丘籠之役窆復土也此注說喪役有窆復土則鄭意亦謂小

周禮正義

卷二十一

三

中華書局聚

司徒不徒治六鄉之役實兼治六遂之役矣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者大司徒掌辨邦國之數制其

也賈疏云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三

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言立其社稷謂以文書

法度與之不可區國身往也正其畿疆者謂力畿畿上皆有疆界封

樹以為阻固也注云畿九畿者謂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畿詳

大司馬職凡民訟以地比正之鄭司農云以田畔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子女臣妾誘逸之事易被謂此即小宰八成所謂聽政役以比居是

也孔廣森云比即比居下圖即版圖管仲治齊有戶籍田結是古圖

比之法注鄭司農云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者賈疏云六鄉之

民有爭訟之事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其訟

詰讓案先鄭謂此以地比正民訟猶後世斷訟以里鄰為證左云田

畔所與比者以經云地比明田畔相比則居亦相近也然此比實當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計會文書而誅賞者據其考狀有罪則誅責之有功有賞之注云

治成治事之計者治成即司會云以歲會攷歲成也成要會亦通言

不別賈疏據宰夫職歲計言會月計言疏要日計言成謂此成爲日計小成失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疏令

吏正要會而致事者賈疏云羣吏謂當職六十官此亦是歲終之時

此言要會謂是月計歲計總爲簿書而致其事之功狀以待考也詒

讓案此羣吏通地官諸官府言之詳大宰疏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

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憲表

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者教灋之象即大司徒教象之灋也此小

司徒正歲建寅之月縣教象使百官觀與小宰帥屬觀治象略同與

大司徒正月縣教象使萬民觀者異鄭大司徒注并二者爲一非也

詳大司徒及大宰疏又此教官之屬觀教象疑當在治朝之旁大司

徒治事之舍故鄉大夫云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

其所治蓋攷灋於司徒即因觀象在司徒所治舍故就考之而司徒

縣教灋於所治亦猶鄉吏受教灋而憲之於其所治足相推例也互

詳大宰小宰疏云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者此即就觀法

之虞以木鐸徇而戒之亦與小宰徇治官同與大司徒分令百官府

者異也詳小宰疏云令羣吏憲禁令者羣吏憲禁令蓋各於所治憲

之猶鄉大夫令鄉吏憲法於所治也古凡禁令大者皆書縣之以警

衆若小宰憲禁于王宮士師五禁皆書而縣于門閭此禁令者當該

彼官禁國禁野禁等縣門閭即憲法也云脩灋糾職以待邦治者糾

職猶大司寇官刑上能糾職注云職事脩理是也賈疏云謂脩其法

制糾察職事以待邦國有治則供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

注云憲表縣之者小宰注義同

周禮

正義

二十一

三二中華書局聚

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

爲屋屋三爲井出

**疏**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者卽上文三年大比之地貢者三三相任

事小司徒專治六鄉四郊而亦通掌公邑都鄙

之比法經文不具也云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者賈疏云以其三年大比之時大黜陟之禮故斷其教治文書復須正直其政事公狀云

攷夫屋者謂校考鄉遂溝洫縣鄙井田之數而著之於圖也云及其衆寡六畜兵器者亦考其人民及器物之數著之於版以上皆大比

時鄉郊之吏所登者此官復通考之也兵謂五兵器謂車輦任器等凡經云兵器者兵與器並爲二詳王府疏莊存與云前曰車輦此曰

兵器互相備云以待政令者國有軍旅賦役之政令則依此數均平興發之

注云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者賈疏云遠郊之外爲六遂內爲六鄉六鄉之民非直在城中亦在四郊故比長閭

胥六鄉之吏等布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也案賈蓋依鄭載師注說遠郊之內二十四萬夫地六鄉受十五萬夫餘九萬夫以廛里場圃

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各受一萬夫適盡九等田里雖在六鄉之外亦附屬六鄉故賈田司勳謂之六鄉之實地是也

是則遠郊以內盡屬六鄉以外更無餘地故謂四郊之吏卽六鄉之吏在四郊者審如是則言六鄉已足該四郊經文何其複而贅乎今

通校經注竊謂鄉與郊通言之則鄉包於郊內析言之則郊自處於鄉外賈并爲一非也王制云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

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云郊鄉界之外者也是鄭意鄉界外別有郊里本不謂四郊盡爲鄉里明矣

孫希旦云郊內之地四同非六鄉所能盡故其在鄉界之外者亦如大遂之有公邑設吏治民而立學焉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言大鄉而又言四郊卽此案孫說是也蓋王國置鄉數止於六其家數

夫數皆不容增減九等田里或在城郭中其在外者家數亦自無多以地比附屬六鄉固其所宜至九等田外之餘地布在郊內者其中皆有民居則不屬六鄉別謂之郊故遺人職有鄉里又有郊里鄉里卽六鄉及九等田所居郊里卽四郊所居也至載師九等田里本不必各占一萬夫彼注自是段此大略計算不爲定論且六鄉七萬五千家尚有餘夫亦當在遠郊以內受田則郊內鄉外必有餘地接之事勢可無疑矣郊里既非鄉吏所治故自有主民之吏謂之四郊之吏其官名爵次注無文沈彤以爲宜依縣鄙之制有縣正以下至鄰長五等官而爵則降於鄉吏二等爲上中下士云小司徒見四郊之鄙而郊如之則卽其縣鄙以設官亦如遂至官之爵等則遞降於遂也案沈說於義可通蓋四郊在六鄉之外與遂相接既介乎鄉遂之間則不爲井田可知不爲井田則其計家以制里也亦當以五五相比如鄉遂之法制里既如鄉遂而其地實鄉遂之疇餘則其設官之名或與遂同而爵自不能與遂等但四郊除六鄉六遂外尚有九等田之減則其爲郊里者究不知爲地幾何置吏及令賦之數均無可推校耳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與前注引司馬法文同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者匠人注云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鄭意此夫屋並非井田之夫屋但取三三相任出地貢其事略同耳賈疏云鄉遂之內既不爲井田而爲溝洫之法今云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者以其溝洫雖爲貢出貢之時亦三三相保任以出穀稅故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也一井之內九夫三夫爲屋是一屋三夫自相保任故云三三相任據一井而言也似一井田之法亦入家榘一夫稅入於公相保任以出穀者也金鸞云鄭注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不知鄉遂之民皆五家相比故不得爲八家同井之制公邑在野其民非五家相比何不可制井田乎攷夫

屋者井田之制也鄉遂有夫屋蓋其餘地有公邑公邑制井田故攷其夫屋也若無井田何有夫屋乎鄭云出地貢者三三相任不知田不井者皆五五相任未有三三相任者也鄭不知公邑亦爲井田故妄作此解耳案金說是以經攷之王城外二百里內六鄉六遂皆不爲井田四郊爲六鄉之餘地縣師謂之郊里郊既稱里則與鄉里同五五相任亦不爲井田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明四等公邑自內而外以甸爲始是六遂之餘地始爲公邑六鄉四郊之餘地皆不爲公邑也公邑稱邑即以四井爲名則當以三三相任爲井田此云攷夫屋卽謂通考溝洫井田之制鄉遂四郊則百畷爲夫十夫有溝六遂外之公邑則三夫爲屋三屋爲井也蓋小司徒爲地官之貳其職掌雖專主鄉郊而六遂公邑亦皆其所兼統故有攷夫屋之事據上經注謂大比兼受鄉遂邦國之比要則公邑非其職掌所不及可知此經言比吏但舉六鄉四郊而不及六遂公邑者文偶不具耳鄭君不悟以爲鄉遂餘地甸稍縣置之公邑皆不爲井田故於此經不得其解四等公邑制井田互詳匠人疏

## 周禮正義卷二十

周禮正義卷二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聽謂平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者掌鄉學

之政凡鄉學以鄉人之有德行道藝而高年者爲之師鄉飲酒禮所

謂先生是也鄉先生以三物教鄉之子弟此官則察其教之善否而

與其賢能與鄉老鄉大夫爲官聯也賈疏云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

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賈疏云自

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

濫失審察之注云聽謂平察之者小宰注云聽平治也國策秦策

高注云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牛馬

聽察也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施舍謂應

復免不給

絲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者謂四時小案比與鄉大夫

役爲官聯也小司徒云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此官掌受比法而

以四時計當鄉之民數也云辨其可任者者賈疏云謂上地家七人

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掌其戒令糾禁者即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

國中五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是也管子立政篇云行鄉里視宮室

觀樹藝蘭六畜以時均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

鄉里鄉師之事也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絲役者小宰注義同

經云老幼貴賤廢疾自幼賤二者外皆應復免即鄉大夫云國中貴

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也其幼者則國中六尺野

五尺以下亦舍之小司徒注云施當爲弛此不破字者以互見於彼

周禮正義二十一

故不復釋施舍詳小宰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

農云辟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者賈疏云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

法也疏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

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此職州里二見與州長司常大司寇義

並同謂州之所居關黨族閭比言之猶遺人云鄉里也賈疏云所役

之民出於州里今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故云既役

則受州里之役要則役人簿要云以攷司徒之辟者此與司空

為官聯也賈疏云辟謂功程司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鉤考司空

之功程沈彤云鄉遂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於

司空故鄉師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

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入職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

民而至蓋當役之時鄉自州里以下遂及郊野自縣以下皆受法於

司空以治民徒之役事又云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包州長以下官

郊公邑官亦包之注云而至至作部曲也者大役任衆為大宗伯

軍禮之一蓋亦以軍法部署之故至所作之處各就其部曲也曲者

部之小別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部下有曲曲下有

屯祭義孔疏云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團曲而聚故云部曲云既

已也者毛詩召南汝墳傳文司干注同云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者大

司馬云大役屬其植受其要注云要簿書也即此所謂役要又職金

注云要凡數也遂人云以下飭致毗要義同云辟功作章程者即

役法也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功作之事日日錄其程限謂之章程云

逆猶鉤考也者司會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云逆受而鉤考之

此義與彼同鉤考亦詳彼疏賈疏云鉤考役事恐有濫失鄭司農云

辟法也者爾雅釋詁文凡邦事令作秩敘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戎右小司寇注並同文

**疏**令作秩敘者謂為受役民徒之次第以授其長課其先後均其勞逸使以次服役也注云事功之力之事者即州長云國作民而師

田行役之事是也云秩常也者酒正注同案作秩敘當與宮正及里師兩職行其秩敘義同秩敘即次敘鄭訓秩為常非也詳宮正疏云

敘猶次也者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云事有常次則不偏置者賈大疏云謂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不為偏迫又不賈乏

祭祀羞牛牲共茅菹杜于春云菹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

玄謂菹土虞禮所謂苴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

去之守祧職云既疏大祭祀羞牛牲者大司徒云奉牛牲羞其肆小祭藏其隋是與疏于云羞羊肆注並釋羞肆為進所肆解骨體大

司徒疏謂奉牛牲謂初牽入時羞其肆謂進骨體此經言羞不言奉則唯佐進骨體不佐牽入也賈疏謂奉牛牲鄉師亦佐大司徒非也

云共茅菹者賈疏云案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菹也詒讓案此與甸

無為官聯也吉祭亦有菹者天子禮詳與大夫士禮異詳甸師司巫疏注杜子春云菹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者菹菹聲類同段

玉裁云杜讀菹為菹易其字也菹酢菜也醢人蒝菹鄭大夫讀為茅菹茅初生可為菹也案段說是也葵菹亦見醢人杜意此共茅菹與

醢人為豆實也云鄭大夫讀菹為藉謂祭前藉也者菹藉一聲之轉猶助藉字通也史記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公

羊宣十二年傳茅旌何注云斲曰藉不斲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場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呂飛鵬云說文云藉祭藉也

菹茅藉也許說與鄭大夫同詒讓案大夫此注與甸師菹茅注並隔據禮經之苴爲釋祭前藉亦卽謂承祭之藉與後鄭義本同但不直以藉爲苴而讀爲藉則於經不合耳引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賈疏云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菹爲藉之義云玄謂菹土虞禮所謂苴荆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者此後鄭別據禮經以菹爲苴破杜及鄭大夫讀司巫菹館鄭義亦同不云讀爲苴者菹訓藉自是正字土虞作苴乃段借字鄭彼注亦云苴猶藉也段玉裁云鄭君云茅菹卽土虞禮之苴茅取黍稷祭取膚祭皆以此承藉既祭束而藏之苴苴二字古通用皆藉也云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如初者此並約土虞禮文證祭用苴之事云此所以承祭者謂以承藉所祭黍稷膚祭等物也詳司巫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禘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者去謂藏去也賈疏云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卽守禘職既祭藏其隋是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減以祭之故名爲隋以其無正文故言蓋與以疑也惠士奇云康成謂守禘之隋卽土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土虞記所謂既饗祭于苴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隋隋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於豆間及地不於苴也呂飛鵬云後鄭謂此經之苴卽土虞禮之苴又引守禘職云既祭藏其隋蓋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禘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菹爲隋也案惠氏根據禮經其說甚是而鄭意則當如呂說蓋禮經之隋祭皆在迎尸後固與苴祭異但諦審此注及守禘注意蓋謂禮經隋祭以隋減得名而守禘藏隋不止藏隋祭之物明并未迎尸以前祭大苴之物亦藏之以其亦有隋減之義故通謂之隋也互詳守禘疏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

輦駕馬輦人輦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

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輦一斧  
一斤一鑿一埋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  
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疏大軍旅會同者賈疏云大軍旅謂  
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疏王行征伐大會同謂王於國外與  
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卽上之民徒賈疏云謂六軍  
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注云輦駕馬者  
說文車部云輦大車駕馬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徐廣云輶直輶車  
也輶卽輦之俗蓋小車曲輶駕馬大車直輶駕牛今輦雖駕馬而依  
牛車直輶之制以便任載其制當如車人之大車但以駕馬爲異鄭  
許徐三說足互相備沈彤云輦謂輦屬當亦人輶行江永云從後推  
之曰輦從前輶之曰輦輦從共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推之車案  
沈江二說亦通史記夏本紀山行乘輶輶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  
作橋顏注引韋昭云橋木器如今輿狀人舉以行也彼似卽今之輶  
其初制蓋有輪而無蓋後乃增損之古時南方已有之中原則無是  
制也云輦人輶行者說文車部云輦輶車也輶引車也釋名釋車云  
輦車人所輦也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人引車曰輦中車王后五  
輶有輦車注亦云爲輶輪人輶之以行左襄十年傳秦嬴父輦重如  
役杜注云步輶重車以從師此輦輦皆所謂重車蓋亦爲輶輪史記  
水孫通傳索隱引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始去其輪而輿  
爲尊也云所以載任器也者牛人兵車以載公任器注云任猶用也  
謂軍中之用器此家輦輦二者言之賈疏謂輦以載輶重輦以載任  
器是以載任器專屬輦輦非鄭意也任器亦通爲輶重賈分爲二尤非  
凡六軍之重車皆官給牛人共其牛此輦輦等則專備徒役之用非  
六軍輶重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師正治之也云止以爲蕃營者蕃與  
藩通左昭十三年傳乃藩爲軍杜注云藩籬也國語晉語云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以藩爲軍攀輦卽便而舍韋注云藩籬落也謂止舍時



夫輦字從此輦字下云從扶在車前引之蓋二人並行輓一輦爾雅毛傳釋詩皆云徒輦者也案三代輦人數賈謂指輓車之人言之然古輦載器少而輓人多周輦載器多而輓人反少於理未協依段說則一輦止以二人輓之今攷淮南子說山訓云引車者二六而後之

高注云輓三人兩輓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是引輦亦不必皆

二人矣沈彤則據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云守車一隊炊子十人

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守車即謂輦輦周十五

人而輦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今案周軍制二十五人為兩兵車重

車各一乘重車即牛人所共駕牛之車此輦輦雖亦通稱重車然實

與彼小異曹氏新書之守車似亦即牛車李靖問對所引乃唐人偽

託譏謬不足信夏官敘官疏已辯之矣然則周時行軍是否亦二十

五人共一輦無文可證段沈之說未知是否姑兩存之以備校覈云

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者惠士奇云易蹇六四往蹇來連

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輶輦則古輦皆

作連可知矣段玉裁云說文是部連負車也車部輦輓車也案連輦

古今字許云負車者謂人輓車而行如負車然人與車相屬不絕故

引申為連屬字耳部曰聯連也大宰注曰故書連作聯然則聯連為

古今字連輦為古今字假連為聯乃專用輦為連巾車職及管子書

輦字皆作連司農當云連今之輦字不當云讀為輦此漢人以今字

易古字之大例也徐養原云中車輦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

輦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而大喪用役則帥其民

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卿役

者猶上經云治其政令也

及葬執殯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

賈疏云謂監督察其事

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雜  
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縛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  
人匠人執鞮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鞮羽及葬者  
葆幢也爾雅曰縶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賈疏云  
及至葬引向壙云執縶者禮俗注疏本作縶非唐石經宋本嘉靖本  
及釋文葉鈔本並作縶詳後賈疏云縶謂葆幢也鄉師執縶葆幢卻行  
在柩車之前云以與匠師御而治役者說文工部云柩棺也重文  
蓋藉文柩案經作置注並作柩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劍御置者  
與匠師喪祝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  
柩治役亦謂監督役人也注云匠師事官之屬者以事官掌百工  
考工記有匠人明其長爲匠師猶梓人之長爲梓師皆事官之屬國  
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楹匠師慶言于公章注云掌匠  
大夫卽此官也匠爲攻木之工左襄四年傳定姒薨匠慶請木作榿  
則王柩當卽匠師監作之故葬時亦與鄉師同御柩治役也云其於  
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者以匠師爲司空之考當亦以下大夫四  
人爲之賈疏云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  
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  
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  
云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者天官敘官注云師猶長也以  
官名匠師明爲主衆匠之長喪葬用匠故與鄉師共主葬爲官聯穆  
天子傳說葬盛禮云大匠御柩大匠卽匠師也引雜記曰升正柩以  
下者鄭彼注云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  
黨之民縛引同耳廟中曰縛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  
案鄭意此經縶卽鞮故引彼文以證義但匠人執鞮以御柩今本雜  
記作匠人執羽葆御柩與此注又不同臧琳云據周禮注及賈疏知  
雜記本作匠人執鞮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鞮字之義今本誤以鞮

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  
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案臧說近是但賈疏述注作匠  
人執翹羽葆幢又釋之云彼文唯有執翹無羽葆幢之言鄭因釋翹  
爲羽葆幢與注又不相應疑賈所見注本匠人執翹下挽以御極至  
鄭司農云翹十六字而誤以執翹與羽葆幢牽連讀之故不知羽葆  
幢爲先鄭說又於天子六引禮依此云二語全無疏述然則賈所據  
禮記本勝於孔而此注乃挽誤不足據之本也云天子六引禮依此  
云者天子六引見大司徒職鄭言此者以天子禮無文約與雜記諸  
侯禮同惟引緯數異遂人注說執緯云天子其千人與然則天子引  
增二執引人數則倍之矣鄭司農云翹羽葆幢者先鄭亦以翹爲  
同物也幢葉林宗鈔本釋文作幢案幢是也說文無幢字木部云幢  
棖極也玉篇中部云幢翳也或作幢幢卽鄉射禮翹旌之杠鄭彼注  
云杠幢也夏采注說綏旌亦云綴於幢上翹者說文羽部云翳也  
所以舞也翹卽翳之隸變字又作翹廣雅釋器云幢謂之翹喪大記  
云君葬用翹御極用羽葆孔疏引隱義云羽葆其象如麾又雜記疏  
云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漢書高帝紀  
注李斐云應羽毛幢也司馬相如傳顏注云葆者卽今之所謂繡頭  
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合聚五采羽名爲葆方言云翹幢翳也楚  
曰翹關西關東皆曰幢釋名釋兵云翹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幢童  
也其貌童童然也案葆卽蓋斗亦卽輪人之蓋部蓋注鳥羽於幢首  
其形下垂若蓋然謂之羽葆幢又謂之翹御極所執與舞師羽舞所  
持皆是物也鄉射禮說以翹旌獲云以白羽與朱羽揉杠長三仞以  
鴻脰翹上二尋此翹與翹旌形制蓋略同但執以指麾杠當差短耳  
引爾雅曰翹翳也者亦明翹與繡同物釋言云翹繡也繡翳也郭注  
云繡今之羽葆幢翳舞者所以自蔽翳詩王風君子陽陽篇左執翹  
說文羽部引作翳毛傳云翹繡也翳也孔疏引李巡云翹舞者所持

舞也。孫炎云：舞者所持羽也。案翻亦翳之俗。舞字說文未收，與翻音義亦同，而字實異。故爾雅及毛詩傳以翻與舞相訓。此注亦翻舞兩出。二鄭各依字引之，明其本非一字。舞又作羣，則語體也。唐石經周禮毛詩爾雅並作羣，不作翻。王風釋文云：羣俗作羣。張參五經文字亦云：羣作羣，訛是也。云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鄉射禮注云：翻亦所以進退衆者。賈疏云：天子六紼，千人輓之，柩車恐傾側，執輓者指麾輓柩之役，人治喪者使柩車令不傾側，又千人輓柩以持六紼，恐行列進退失所，皆以翻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禮：匠師執翻。此天子禮，鄉師執翻，尊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匠師與鄉師同御，當亦同執翻。此經與雜記文互有詳略耳。邦國有三鄉，容諸侯禮亦兼有鄉師執翻。夫喪祝云：及祖飾棺，乃載遂。御注云：御之者，執翻居前爲節度，是凡御者無不執翻，不徒鄉師可也。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知秋傳曰：日中而備禮，記所謂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者，與匠師遂人封者立讀爲粒，粒謂臨視也。家人爲官聯也。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云：公輸若匠師言視者，時簡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賈疏云：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說文斤部云：斧斫也。執斧所以備斫伐。賈疏云：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云。故書粒作立者，司市大宗伯注同立粒，同聲。良借字，鄭司農云：窆謂葬。

下棺也者大僕注同小爾雅廣名云下棺謂之窆檀弓孔疏云窆下棺內擴中也引春秋傳曰日中而窆者左昭十二年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殯弗毀則日中而殯于太叔請毀之于產弗毀日中而葬杜注云殯下棺引之者廣異文備舊本依左傳作殯今據宋建陽本校改阮元云殯宋本釋文葉鈔本作備按說文有備殯字無備殯字二字從山者誤也說文殯下亦引左傳朝而殯釋文作備者古字假借自是鄭注古本如此案阮校是也遂人大僕注引春秋傳殯字宋本及葉本釋文亦並從人蓋先鄭所據左傳本與許杜不同後人依左傳改此注而又譏其體耳士師注載故書邦朋朋字亦作備云禮記所謂封者檀弓縣棺而封曾子問遂既封而歸鄭彼注並云封當爲窆又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注亦並讀爲窆字又禮既夕經柩至于擴屬引乃窆鄭彼注云今文窆爲封是禮古文經爲窆今文經爲封周禮多古文故作窆禮記多今文故作封先鄭不引禮經者以禮經今古文字異不若禮記之畫一也段玉裁云此謂窆封三字雖異實一事也周禮作窆左氏傳作殯禮記作封皆謂葬下棺也殯從崩聲在古音蒸登部窆從乏聲在古音侵緝部封在古音冬鍾部其音通轉相近故朋俗讀如蓬窆讀方勇切故禮記以封字代窆殯字也語言斂後而字因之異焉不特異字同義實一語也故遂人注曰聲相似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周禮及窆執斧士部曰殯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曰朝而殯又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說與仲師同蓋賈侍中諸君子說皆同也說文作殯朋聲今左傳作殯崩聲傳寫小異也禮記下棺之封音家讀彼驗反與窆同音其餘封土之封如吾見封之若堂等皆不讀彼驗反黃以周云下棺曰窆聚土曰封戴記溷滄鄭注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兩止不封不樹記文兩封字連文不別鄭注正之云縣封當爲縣窆封謂聚土爲墳記

剖詳析云立讀爲泚者司市大宗伯先鄭注義並同段玉裁云當云立當爲泚字之誤也而云讀爲者立與泚雙聲且立卽古位字於音亦爲同部也依說文立部壞臨也則壞是正字經典多作泚作葢徐養原云說文無泚字泚卽壞之俗字先鄭以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古者位壞俱借用立字至篆文而立位壞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泚或於位上加艸作葢以代壞字去古益遠矣云泚謂臨視也者天官世婦注云泚臨也爾雅釋詁云泚視也臨視事相因故鄭兼二義釋之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

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田法人徒及所當有

凡四時之田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總謂之田具大司馬職云前期出田于州里者州里亦通比閭族黨言之此官以法頒與州長以下羣吏使依法以作衆庶也云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者鼓鐸包鼓人六鼓五金旗物包司常九旗兵包司兵司戈盾之五兵五盾器謂車輦及任器凡鄉州吏卒所得用者皆豫營辦備具屆期則簡閱之蓋田事羨卒竭作不徒作六軍肄習射獵用兵器多而不必皆精良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吏掌其簡閱之事族師亦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也若巡守會同征伐大起大軍其兵器才精良則皆官授非民間所共互詳小司徒司兵疏兵器詳玉府疏云脩其卒伍者賈疏云謂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皆須脩治預爲配當注云田法入徒及所當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田法謂田事之典法以習兵言之則曰戰法大司馬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注云羣吏齊師以下然則此田法鄉師蓋受之司馬而出之州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是也賈疏云入徒者卽經卒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

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

之訟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

巡作述屯或爲鬻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者大旗卽熊旗之爲旛制者詳司常疏賈疏

亦植於行首詒讓案國語吳語云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

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雙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此卽陳軍行

首植旗之法云辨鄉邑者賈疏云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

公邑之民分別之案賈說非也上經云前期出田灋于州里則此及

期致衆庶所致者卽州里之民公邑田役致民自有縣師稍人職之

非鄉師所掌則經邑不謂公邑之民明矣里宰注云邑猶里也此鄉

邑亦猶言鄉里凡六鄉五比爲閭則聚居爲城邑猶之里宰六遂之

邑爲五鄰聚居小司徒都鄙之邑爲四井聚居也然則辨鄉邑者謂

卽六鄉之衆而辨其某鄉某邑耳凡全經言邑者不必皆屬公邑詳

里宰疏云而治其政令刑禁者刑禁卽士師五戒之禁注引軍禮無

干車無自後射之類是也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者賈疏

云謂兵衆屯聚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但民庶之等各有軍

將敎命犯命者則戮之云斷其爭禽之訟者卽大司馬注所云爭禽

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是也賈疏云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有爭

禽之訟鄉師斷之注云司徒致衆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大司徒云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詳彼疏云此

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者謂此鄉師致衆既至仍致之於司徒是卽

爲司徒致之故因用司徒之大旗不改其物也云大夫致衆當以鳥

周禮正義二十一

七中華書局聚

隼之旗者賈疏云案司常陳九旗之次云通帛爲幢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又云孤獅建幢大夫士建物大司徒旣是獅官尋常建幢在軍建熊虎獅旣是大夫官尋常建物在幢下旣在軍當以鳥隼之旗在熊虎下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蓋因獅旣爲司徒之攷當依大夫士建物與獅旣不同今司徒致衆旣用旗則獅旣致衆當用旗皆以降殺不用本所建之旗也但九旗之幢物實爲五正旗之通制司常大閱孤獅建幢大夫士建物即大司馬治兵之百官載旟不得分爲三旗又以九旗尊卑之常次論之騎人旗七旂而旗止六旂則旗實當列旟下不得以司常文之先後爲次也若然鄭賈之說皆有難通竊謂司常大閱云州里建幢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則鄉師下大夫常法應建幢物而此致民則用旗旟非其所得建故經特闕之云司徒之大旗明致衆用旗義取期民故遂入大司馬致衆並用之此與山虞以虞旗致禽同爲表事與乘車建旗敘爵本不相涉不必強爲之說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者謂衆至則鄉邑之人各自列爲陳以旗物列陳前爲表識欲其行列齊正不使僂亂也黃度讀致衆庶而陳之爲句而以旗物辨鄉邑爲句易被鄭鑿李光坡李鍾倫方苟姜兆錫莊有可讀並同今案以旗物辨鄉邑即大司馬中夏芟舍辨號名中秋治兵辨旗物之事旗物鄉邑不同亦即大司馬所云鄉以州名也黃讀於義亦通云辨別異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云故書巡作述者段玉裁云古音巡川聲述尤聲同在諱文魂術物沒部故故書作述今書作巡述訓循巡訓延行兒義亦相近也徐養原云說文糸部述循也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述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凌循其懼凌循即凌巡故巡亦通作述云屯或爲聲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者段玉裁改讀屯爲讀聲云屯聲殿聲古音同部鄭大夫杜子春皆從作聲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爲屯從屯故其說義不同今本鄭大夫讀屯爲課殿

誤聲與殿同聲故大夫子春皆易聲爲殿字而其說殊大夫易爲誤殿之殿者課殿謂課試居殿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上爲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殿最然則少韋謂巡其怠玩者也案段校是也黃以周說同此云屯或爲聲蓋故書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聲鄭大夫及杜本則皆作聲故依聲類讀爲殿若作屯則義甚顯白不煩改讀矣徐養原云說文尸部屍聲也或从骨殿聲作聲別無聲字古者課殿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說文在及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御田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者賈疏云謂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屯兵則是殿兵也段玉裁云軍在後曰大殿經雖兼言前後然古人前後本未多無定稱是在前護衛者亦可謂之殿也徐養原云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黃以周云鄭杜皆用故書作聲故杜讀爲殿又通爲屯與警蹕杜注帝當爲定其字爲與同例案黃說是也杜本亦作聲故讀爲殿而訓爲屯兵以聲本無屯訓必依聲類讀爲殿乃可通於屯後鄭以經云前後之屯則不得爲殿後之殿且作屯與大司馬文同於義自通故不從大夫子春讀也云玄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者賈疏云謂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是車徒異部也段玉裁云鄭君從屯爲說云車徒異部則讀如今云屯兵屯田之屯矣詒讓案車徒異部謂車徒各自屯聚分爲前後兩部也楚辭離騷云屯余車其千乘兮王注云屯陳廣雅釋詁云屯聚也大司馬冬狩禮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注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卽車徒異部之事云今書多爲屯從屯者謂今書之內亦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聲而爲屯者多故後鄭從之大司馬亦作屯不作

殿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

雷且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者於經例當作于

發聲唐石經及各本並誤市朝市謂國中及郊野之市朝謂鄉師

治事之朝卿大夫亦有二朝國語魯語云自鄉以下合官職於外朝

合家事於內朝是也市朝衆之所聚故有徵令則以木鐸巡行警告

之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

者徵令與小司徒云行徵令義同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

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仲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

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鄭以四時田狩有徵役之

事月令所云並是常行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

之命令故舉以為釋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難阨

司救為官聯也釋文云難古艱字本亦作艱阮元云經當作難注當

作艱案阮說是也注例用今字羣書治要引注作艱難籀文艱字詳

遺人疏巡國及野謂行視王城及城郭外六鄉四郊之民此國野相

對野謂國城以外與鄉大夫同與縣師遂人之野異詳甸師疏云以

王命施惠者明惠出於王司救注云施惠調恤之注云歲時者隨

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謂無定時也月令季春云天子布德行惠

命有司發倉粟賜貧窮振乏絕即此施惠之事但天子出令總以季

春其有司奉行巡恤則通於四時不能豫定也賈疏云以其難阨是

非常之事故不得為四時解之云難阨饑乏也者遺人云鄉里之委

積以恤民之難阨彼往義同黃丕烈謂難當作艱云此亦當注用今

字下遺人注艱阨猶困乏仍作艱案黃校與阮同是也爾雅釋詁云

艱難也說文自部云阨塞也戶部云扈盛也經典阨扈亦通用阨即

阨之隸變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扈困也鄭司農云調讀為周歲

急之周者賈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案亦詳大司徒疏歲

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疏歲終者謂夏正建丑之月鄭賈謂周之季冬誤詳宰夫疏云則攷六鄉之

治以詔廢置者此正六鄉之歲會鄉官之官計也賈疏云謂鄉師賈

其治政文書考其功過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

宰廢置之案賈謂詔爲告王與冢宰本司會職文但攷大司徒云歲

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

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鄉師爲大小司徒之屬則此詔廢置當亦

兼詔大小司徒賈義未啖王引之云鄉師之職歲終則攷六鄉之治

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謹案鄉師

每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

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元元古其字也玉篇元古文其

墨子八孟篇魯有昆第五人者元父死元長于噉酒而不葬是也元

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

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

谷六易林蠱之臨周流六虛說文疹字解引五行傳若六疹作今本

大字並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似六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元鄉卽

其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其

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其鄉器

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各率其

鄉之衆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明證案王說近是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

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

爲之祭器者簋簠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楛豆鞀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

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

周禮正義二十一 九 中華書局聚

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

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共

疏

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正歲稽其鄉器者賈疏云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詒讓案鄉中所序器服蓋亦有簿籍著之此官於正歲

命所屬之吏各攷其所儲器服察其完否而各上其數此官則案籍總攷校之也云比共吉凶二服者鄉器得有吉凶之服者通言之服亦謂之器也以下鄉吏所共器服並率民出私錢而以官錢補助之

爲器服藏於鄉吏所治處民有事須用則就吏取之用畢復歸而藏之吏皆司其典守出入之事云黨共射器州共賓器者黨州始有學

故使共鄉射鄉飲酒之器也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上州吏以下已各自共悉其有不備此官復樂共各器以通賚一鄉之用也賈疏

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卽旁相共也注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祭祀於大宗伯五禮屬

吉禮故祭服謂之吉服賈疏云當比內無祭專其於族祭黼黨祭祭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云凶服者弔服也者賈疏云若人衰裳是

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詒讓案周書大聚篇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

以鄉爲閭閭災相卹資喪比服孔注云邑閭比相救卹比服共喪服也與此經義相應云比長主集爲之者比長令同比五家集以相共

也云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者賈疏云案特牲同姓用簠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簠者況義耳云閭胥主集爲之者閭胥令同

閭二十五家集以相共也云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幘軸之屬者賈疏云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素俎楬豆者案士喪

禮卜斂有素俎大斂有楛豆兩籩無滕此不言籩無滕者文略也  
軸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共軸以載柩此庶人無共軸引之者亦以  
況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盤鞮鞻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  
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  
者無槨此三者並是罰物所爲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  
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爲之者以其不爲官事  
明不用官物可知案楛士喪禮作鞮鄭賈作楛字通彼注云素俎喪  
尚質駢白也又殯升棺用軸注云軸鞮鞻也鞮狀如牀軸共輪輓而  
行則不徒朝祖所用也夷槃詳凌人疏云族師主集爲之者族師令  
同族百家集以相共也云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者吉凶二服及祭  
器三者並民閒自用之物使民有無自相共對下賓射二器爲共官  
用非民自相共也云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者鄉射禮云納射器注  
云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楛豐也又云楛猶楛也所以承筈齊矢者  
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筈也案此不舉決拾旌籌豐等亦之屬中  
略之賈疏云云之屬者容有侯乏等云黨正主集爲之者謂黨正自  
集共之也云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卽所謂鄉射也詳後鄉大  
夫疏賈疏云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  
故云或時射於此黨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賈疏云案鄉飲酒  
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卽有酒尊俎實二人鼓瑟在堂笙入在  
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州長主集爲之  
者亦謂州長自集共之也云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卽  
三年大比鄉大夫賓興賢能行鄉飲酒之事亦詳鄉大夫疏賈疏云  
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  
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  
也者賈疏云以其鄉大夫備集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

故知還是閩族黨州所當共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者賈疏云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閩有時而不共也者州黨族閩當地或有災兵荒札不能共其器故鄉大夫又備集之以補其缺乏也云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者上文州黨族閩所共器並當地自共以用不及他地此鄉大夫所集則此州黨族閩所共之器得旁資他州黨族閩之用欲令有無相通雖有故不共仍足以行禮是民無廢事之患也云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者賈疏云自比共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義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若國

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

展猶

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詳小司徒疏云稽器展事者稽器

亦與正歲稽鄉器同注云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者

經作攷注作考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謂考其所與賢能之士實有道藝與不以知其長吏所教之善不云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

實不者辭即言事之辭吏謂州長以下至比長所言事皆察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辨訟此察辭亦兼有獄訟之辭矣云

展猶整具者後司市注云展之言整也又充人先鄭注云展具也少儀注云展省具也是展兼整具二義展事即省視其整具與不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疏者以其鄉

尊故殊異其文與正貳攷同云職也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者即鄉師之教治及戒令糾禁是也注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者大司徒注義同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使使各以教

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其鄉吏州長以下

**疏**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者賈疏云吉謂建子

之月月朔之日教灋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使使各以教其所治者鄉吏通州長以下至比長皆受此官所頒之教法以教其民州長黨正則各與鄉先生教民於其學族師以下無學則歲時讀法亦各於其治以此法教民也云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者賈疏云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有六藝者並擬賓之語讓案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與此法同注云其鄉吏州長以下者明關所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等通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

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

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

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癯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者此亦謂四時小案比因辨萬民力役之征輕重征舍之法與鄉師爲官聯也此登夫家衆

寡以下並與鄉師職掌同此官唯登入其書爲異可任謂能受職受  
役也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  
賈疏云七尺謂年二十知者案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  
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  
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  
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  
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  
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所征稅者謂築作挽  
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  
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  
國中及野外之別惠士奇云荀子仲尼篇曰五尺童子管子乘馬曰  
童五尺內則注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國策楚策襄王  
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  
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是老弱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以中人  
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  
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  
夫祀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汪僮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  
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案惠說是也凡國中二十以上野十五以  
上未授室者爲餘子已授室者爲餘夫三十以上爲正夫皆征之謂  
正夫餘夫餘子皆受役此征李光坡方苞江永莊存與並從先鄭說  
謂指力役之征是也蓋當兼大宰九職之力征及均人公旬三日之  
役征言之平時則受職而貢其功有事則受役而任其力皆以此爲  
年限也後鄭及賈謂兼九賦口泉失之九賦爲地征非口泉惟九職  
闕民之夫布略與後世口泉相類然亦與役征異也大戴禮記千乘  
篇云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事故任力有國中及野之異國語  
魯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故有老幼舍征之法大司徒保息六

一曰慈幼注云十四以下不從征是鄭意十四以下爲五尺以下則十五以上爲六尺矣論語泰伯篇六尺以孤言故彼注云十五以下與有不及六尺之孤卽十四以下也內則注亦以成童爲十五以上明十五而不爲幼童二注說無悖也後漢書班超傳曹昭上書云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李注引此經釋之云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卽知二十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卽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卽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卽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免役與此經國中爲說也案李說與鄭賈同韓詩傳說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此經國中七尺至六十皆征之制亦正合惟據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則行役與受兵不同年此經野六尺而征是受役非受兵曹昭十五受兵之說與此經無當李傅合爲一非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者貴舍謂官吏有復除賢能舍謂學士有復除服公事舍謂庶人在官有復除老疾舍謂民有復除諸子國子之卒凡國正弗及卽貴者之舍也王制鄉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卽賢能之舍也又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卽老疾之舍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書卽夫家名數之版籍賈疏云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國中城郭中也者司士脩閭氏匠人注義同對城郭外曰野謂王城九里郭城二十七里之內也大宰又謂之邦中詳彼疏云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後鄭以此征爲賦稅卽口泉也賈疏云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莊存與云此謂力征也軍賦

無過家一人不皆征也古征有三無口率出泉鄭君非也案莊說是也江永說同鄭以經征之為口賦故大宰九賦注說口率出泉亦引此職文為證實則古無口賦此經之征與九職九賦復不同據王制孔疏引鄭駁異義說又不以征為口賦則鄭自有兩解矣復多役少者謂應役之人多而受役之人少役少則更上密而勞故晚征而早免之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者此野對城郭中言之則郭門以外近郊遠郊之通稱孟子滕文公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亦以野對國中言之與此正同經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早賦稅而晚免之又無舍文是應復者少受役者多也但野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雖宜少於國中其老者疾者則與國中無異亦自當有舍故鄭云復少與非無復也野受役人多則更上疏而逸故早征而晚免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禮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耶王制所云力政輓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為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案許雖不從此經而以征為征役說與先鄭略同後鄭雖駁許然亦以征為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即先鄭所謂給公上事也則與此注義異彼義為允曾釗云王制五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尚征之疏謂築作挽引正與鄭駁異義相反案曾說是也此征自兼賦役征

但所謂役征者亦自有分別年未至五十者則共勞辱之役鄭駁異義所謂挽引築作王制注亦云城道之役是也五十以上者則唯給公家之事鄭駁異義所謂爲胥徒是也胥徒之役國中始於二十止於六十野始於十五止於六十有五若挽引築作及田役則通以五十爲限還兵則通以六十爲限賈疏謂田獵征伐並不辨國野之別是也祭義五十不爲甸徒卽王制所謂不從力政明甸徒以外他小役尚任爲之此經與禮記義本相通鄭賈說之未折耳又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下血脈溢剛曰艾壯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此經所云征者謂小役故國中以二十爲始六十而免野則十五爲始六十五而免鹽鐵論說十五與小役可與此經互證他書所言或據大役及戎事言之故晚役而早免此經與禮記孟易韓詩文似錯互而義則並通又案孟易韓詩謂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行役指大役亦卽王制之力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七尺卽年二十明年二十而後任受九職則力征大役亦必二十以上可知矣王制孔疏云其力征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案孔說是也凡民二十爲餘夫餘夫可爲羨卒三十爲正夫正夫則爲正卒餘夫受役而正卒受兵故受兵之年當以孟易韓詩爲正白虎通義三軍篇說亦同桓寬謂二十與戎事曹昭謂十五受兵皆非也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者舍卽施舍之舍小宰注云施舍不給役者毛詩大雅雨無正傳云舍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侯表敘云求其子孫並受復除高帝紀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左傳昭二十七年孔疏云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案逸周書文酌篇云樂生身復則周時已稱復管子輕重甲篇云民無以與正籍者子之長假卽此舍

役之事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者惠士奇云漢書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書劉瑜上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詒讓案漢書食貨志晁錯奏曰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據彼是爵九級已得復此云關內侯有復則二十級乃復疑後漢所改此經所舍貴者當兼命士以上及王族鄭舉漢法以况義耳云服公事者謂若今史有復除也者沈彤云服公事者在官庶人也案沈據大司徒十二職事服事賈疏義也依其說蓋通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等言之但依鄭志說則胥徒正在征之列明此不得有胥徒與彼義微異也孔廣森云漢書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云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者孔廣森云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云疾者謂若今癘不可事者復之者宋婺州本齋作痊同大司徒寬疾注云若今癘不可事不第卒詳彼疏云玄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者賈疏云知者以其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玄謂變舉**疏**二年則大比言與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者謂大案比也詳小司徒職依鄭鄉飲酒禮注則此大比賓與賢能亦在正月與受頒教法同月詳後又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注云中猶聞也

鄉遂大夫闋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鄭蓋以此三年與彼中歲校比之期不同故謂彼非周制而孔疏引皇侃說則謂中年考校亦周法竊謂中年考校自是鄉遂羣吏考校之事其鄉遂大夫大比則以三年上文頒教法于鄉吏亦云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蓋或比年或中年或三年其事大小不同要通謂之攷校官尊者校比期遠而疏官卑者校比期近而數學記與此經本不相妨皇說較鄭爲長云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者卽所謂選士也鄉之學士其始學於州黨之學學成則州長黨正論其秀者升之鄉學學成則鄉老鄉大夫鄉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故王制云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鄭彼注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彼注又據學記有中年考試九年大成出學之說依彼經注義則自秀士升爲選士自選士升爲俊士自俊士升爲進士凡三升而後受爵祿也自鄉而升於司徒自司徒而升於學自學而升於司馬凡三升而後登於朝也此經則止有自鄉升司徒法更無升學升司馬之文後經獻賢能之書王受而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注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與似此升於司徒者卽可受爵祿故王制孔疏謂王制據學者故中年考試周禮據鄉人故三年一舉鄉人不在學者及諸侯所貢士亦升諸司馬是謂鄉之秀士有在學不在學之異在學者則九年學成三升而至司馬不在學者則唯三年賓興可由司徒而徑升於司馬矣黃以周云學記周禮所異者一闋歲一三年耳而鄉遂大夫所攷學士必升諸國學教成而後用之故鄭注王制命鄉論秀士云秀士鄉大夫所攷有德行道藝者卽以鄉大夫文言之明其同也孔疏以爲周之選舉有二法一由

鄉舉一由學舉王制命鄉論秀士鄉即鄉大夫論謂論之於學也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衆庶爲鄉人未入學者則其所興者爲學士所攷者亦攷之於學可知也攷德行道藝即司徒之三物其職曰受教法於司徒則所論之士必升名於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於其鄉吏鄉吏即州長黨正之屬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於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鄉舉里選必入學而攷之而教之教成而後用之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也鄉大夫職於賓興之後不復言入學事者教學非其職略之也其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興後即任以官爵也案黃說是也周漢舉之法經雖言之不詳然其先後條理亦尚可攷以理推之此經賓興賢能由鄉升之司徒亦必當由司徒升之學而後升之司馬司徒升之學即成均大學故王制說大學之教俊選皆造由大學升之司馬乃得受爵祿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注亦引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之文以爲釋是鄭亦謂此經與王制選舉之法略同非由選士即可升司馬也至中年考試鄭自別據學記爲說王制本無是文其與經三年大比異同本可勿論孔疏以在學不在學強爲區別又引熊安生說以爲殷周之異皆非經義又案漢書食貨志說里舉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班說鄉學秀異移國仍入小學又謂造士別爲諸侯所貢之士皆與王制文迂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說與漢志略同而分鄉學與庠爲二尤爲疏外皆不足據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者禮即鄉飲酒禮此經鄉老無專職惟大比興賢能鄉老與焉國語齊語

云合羣安比校民之有道者蓋即其事也注云賢者有德行者者

小司寇注義同以經云興賢者即承上德行而言故知賢即有六德

六行者亦即大宰九兩三曰師以賢得民也詳大宰疏云能者有道

藝者者小司寇注義亦同以經云能者即承上道藝而言故知能即

有六藝者亦即大宰九兩四曰儒以道得民也亦詳彼疏云衆寡謂

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明鄉人非善者不得與觀禮也賈疏云謂

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學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寡不言其數

此經衆寡兩言無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

者謂若今舉孝廉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者漢時舉孝廉即有德行

者舉茂才即有道藝者與此賢者能者約略相擬故舉以爲况並詳

宰夫疏云賓敬也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賓

者敬也云敬所舉賢者能者者敬舊本作賓非今據余仁仲本及注

疏本正此釋經賓興之義謂聚所舉賢能之人以禮賓敬之也大司

徒注云賓賓客其賢者與敬義亦相成云玄謂變舉言興者謂合衆

而尊寵之者大司徒注云與猶舉也鄭以興舉義同管子入觀篇云

論賢不鄉舉則士不急行鄉舉即賓興此經不言舉而言興爲合衆

殊異之也凡賓興必合衆故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

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也亦其義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者謂合衆於鄉庠飲酒而以所興賢能之人爲賓大司徒云五州爲

鄉使之相賓即謂此也鄉飲酒禮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引

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及此經釋之云是禮乃三年

正月而一行也又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

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

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

次爲介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賓之也即此經

以禮禮賓之事亦通謂之饗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詩豳風

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云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亦卽此禮也賈鄉飲酒禮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尚功習鄉尚齒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又鄉飲酒義孔疏云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段玉裁云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其說未備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此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於其序六也鄒師如黨正鄒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於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爲習二禮於遂學以化之十一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在郊者一在遂者四案鄉遂小學鄉飲酒之禮孔段所說略備據月令季冬大飲烝注則鄉飲酒之禮惟大夫以下有之天子諸侯有大饗大飲而無鄉飲酒蓋其禮不同也又案周易觀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

君必以禮賓之是諸侯亦有賓與賢能之事但彼在國學蓋  
當用大斂之禮與鄉斂酒禮異也鄉學名庠詳大司樂疏 厥明鄉

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

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  
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

時疏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者論學士之秀者以告  
於王而升名於司徒也此羣吏即上文鄉吏與大宰小宰諸職

之羣吏通百官府言者異詳大宰及小司寇疏又案州長云三年大  
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彼廢興兼興民及察吏二者言之

是此官於大比之時并大計羣吏故遂大夫大比亦有屬地治戒功  
專誅賞廢興之事可以互證此經無計吏之事者文不具也詳州長

疏云王再拜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捧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  
並誤詳大祝疏云登于天府內史貳之者王以所獻賢能之書正本

藏於天府其副本則在內史此官與彼二官爲官聯也注云厥其  
也者爾雅釋言文果氏注同云其賓之明日也者謂次日之朝朝王

而獻其書鄉斂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又  
有息司正之禮始皆在獻書退朝之後與云獻猶進也者廣雅釋詁

云獻進也云王拜受之重得賢者者重其有得賢之慶也小司寇司  
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彼爲重民數而奇拜此獻賢能之書王再

拜受之以禮彌重故襲拜也云王上其書於天府者司民注云登上  
也王致其書於天府言登者亦重得賢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者

天府云掌祖廟之守藏又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也又彼職  
獻民數則受而藏之此獻賢能之書尤重於民數故天府亦受而藏

之也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者小宰先鄭注云貳副  
也賈疏云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

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詒讓案詔爵祿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卽其事也凡賢能由鄉升於司徒更由司徒升於學由學升於司馬然後升於朝而受爵祿王制注謂在九年大成之後然則三年大比時未遽詔爵祿凡升於司徒升於司馬者皆先告於王王制文可互推亦非獻於王卽通籍於朝也此注要其終言之謂王既受此賢能之書其後當以時予之爵祿則內史以詔王備遺忘耳互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司農云詢謀也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和

謂闔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爲無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鐸而語詢衆庶之儀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者退謂王受賢能之書事若是乎

畢鄉大夫與鄉老則退各就其鄉學之庠而與鄉人習射

是爲鄉射之禮將行鄉射復當行鄉飲酒禮則與獻賢能之書不同日也凡鄉射禮以鄉大夫詢衆庶爲主州長亦得行焉賈疏謂鄉射

本爲州長之禮鄉大夫用之非也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五事皆據射禮而言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

此經以五物專屬鄉射者以鄉大夫詢衆庶在鄉學惟用鄉射之禮故也論語八佾篇子曰射不主皮集解引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

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贊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美亦兼取和容也案馬說五

善卽此經五物也二曰和容段玉裁謂和爲衍文是也其說專據射禮較杜鄭爲優詳後注云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文說文已部云

目用也以卽目之隸變云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衆民者謂鄉大夫會民射於鄉庠而以五事詢考之也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彼經云鄉射之禮主人戒賓注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

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

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賈疏云案今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

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香射於序詒讓案鄉射禮射於序而用鹿中與鄉學名庠及大夫用兕中不合故鄭以爲諸侯州長上士春

秋習射之禮此就今所存鄉射經爲說耳實則鄉射禮自以天子鄉大夫詢衆庶之禮爲最重鄉射之名實起於此州長以下並鄉大夫

之屬官禮名鄉射足以咳之矣鄭司農云詢謀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注同云問於衆庶寧復有賢能者以前此所興之賢能既獻

其書於王其衆庶之中未登庠序者或尚有可興之人故復以此鄉射禮詢問之明仍爲謀賢能以待後三年之復興也云和謂闈門之

內行也者孔子燕居云闈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先鄭本彼爲說云容謂容貌也者說文山部云容盛也頁部云頌兒也兒部云兒頌

儀也籀文作貌容貌即頌兒也經典皆借容爲頌字先鄭不知和容爲射禮故泛舉行及容貌爲說其實非也論語馬注以射禮說和爲

志體和容爲有容儀皇疏云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曰體和也和容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凌廷堪云經

文明云鄉射之禮五物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

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為第一次射案凌說足申馬義蓋和專指射者之志體容則通凡射儀之委曲繁縟者而言志體和即射義所謂志正體直也有容儀即射義所謂進退周還必中禮也周書大聚篇云立鄉以習容彼亦專屬習射言之云主皮謂善射者先鄭意五物之中惟此指射餘皆泛論容德故特釋之凌廷堪云二曰主皮者即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為能中質是也是謂第二次射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為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為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案凌說是也云射所以觀士也者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是射者所以觀士之德行也云故書舞為無者段玉裁云舞從外森聲故書以無為舞古文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為樂也者段玉裁云頌容古今字漢時以容為容兒字則以頌專為雅頌字子春破和容為和頌釋之曰謂能為樂也蓋以樂歌對下文樂舞為言鄭不從也馬季長曰四曰和頌合雅頌也從杜易字案段說是也論語馬注以容為頌雖與杜讀同然亦主射禮言其說實較杜為長皇疏云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案皇說是也凌廷堪亦謂此即鄉射禮第三次射之以樂節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並足輔馬義云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者段玉裁云馬季長曰五日與武與舞同也馬本與故書作無者不同以舞訓武則用杜說而不從杜字也論語皇疏云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王引之云五

物五者皆鄉射之禮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與舞之義馬未之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舞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則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則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與舞與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鄭彼注曰與猶作也皇疏非是案杜云六舞即泛指大司樂雲門大卷等六代之舞其說固誤馬說專據射禮雖較杜說為優然仍是容節合樂與和頌無大區別惟王說據大司樂樂師弓矢舞為釋其證最博李光地莊有可說並同詩齊風猗嗟云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馬瑞辰陳奐亦謂即此五物與舞之事是也蓋鄉射禮大司樂騶虞以射時尚有三耦及衆耦以弓矢舞之節今鄉射經不言者以其為射禮之細故略之耳云玄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者賈疏云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教成則與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在上謂之包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案鄭不知此五物為鄉射之節而謂與大司徒鄉三物為一故以彼一六德二六行釋此一日和二日容也彼六行中無容鄭云容包六行者廣雅釋詁云容灑也謂六行是人之法則容可包含此六者非以容當六行之孝也賈謂鄭以容為孝者亦非鄭愷云庶民無射禮者據經無庶民射又賈疏云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鄭不知主皮即鄉射第二次射故以為庶民因田獵分禽之射也田獵分禽有射事詳大司馬注及鄉射記注引書傳文具於後云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

彼注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傷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  
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  
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  
澤然後擯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  
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於圍中勇力之  
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  
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凌廷堪云鄭不知主皮之射爲第二次射而  
下以己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傳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  
考論語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  
未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  
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  
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或者謂鄉射記云主  
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  
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斤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  
主皮之射一節也若置革及張獸皮而射尚何升降之有哉主皮者  
謂不失正鵠也案凌說是也此經五物四射所同主皮之名蓋起於  
大射大射張皮侯以皮飾侯又方制之以爲鵠故以中鵠爲主皮賓  
射采侯鄉射獸侯雖不棲皮亦沿大射主皮之名於義得通也三射  
侯制詳梓人疏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者賈疏云  
以主皮當射和容當禮與舞當樂詒讓案鄭既以上一曰和二曰容  
當三物之大德六行故又以此主皮和容與舞當三物之六藝此亦  
不知五物爲鄉射之節而誤說也不可從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  
詢之也者明鄉射得詢衆庶之事賈疏云案鄉射記唯君有射于國  
中其餘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  
焉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者已下並

射義文釋文云夔本或作瞿案射義本作夔鄭彼注云夔相地名樹  
菜蔬曰圃賈疏云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射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  
之禮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夔相  
之圃夔相地名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夔相之圃以其鄉內衆  
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牆案鄭引夔相之射證此詢衆庶故  
賈謂彼亦爲鄉射詩大雅行葦孔疏說同射義孔疏則以爲賓射非  
鄭情至賈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禮疏說同則未詳所本恐不足據  
云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者彼文誓作延鄭彼注云  
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  
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延或爲誓案此注正從或本賈疏  
云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正爲司馬也案鄉射大射  
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則子路爲司射也子路出誓者以  
其衆庶多不可盡與之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鱣而  
語者鄭彼注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鱣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  
理也賈疏云案鄉飲酒之禮一人舉鱣爲旅酬始二人舉鱣爲無算  
爵始射在無算爵前今誓在無算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算爵前今未  
算爵之前用此無算爵禮二人舉鱣之法以誓衆庶耳非謂此射在無  
算爵後云詢衆庶之儀若是乎者鄭以射義不言詢衆庶而其儀相  
近故引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  
以證義

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  
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此謂使  
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此謂使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明鄉大夫所賓興之賢能亦同與  
司士詔爵詔事之典卽以充異日長吏之選也凡民之有德行者在

鄉稱賢在學爲師仕於國則爲長民之有道藝者在鄉稱能在學爲  
儒仕於國則爲吏則下無不與之賢能上無不賢不能之長吏矣黃  
以周云此爲賢能終言之非竇與後卽任以官職也惠士奇云大戴  
禮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  
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而忠正者使治百官而察善否慎而察聽者  
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  
而絜廉者使分財賄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  
接給而廣中者使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  
境因方而用九用有微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賈子新書大  
政篇則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興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  
察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  
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則百人  
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人之吏也所  
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注云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  
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者長卽大宰九兩之長  
以貴得民謂出其鄉而爲王朝百官府之正長也鄭云教以德行道  
藝者蓋以出教對入治而言實則長亦兼治民不止教也賈疏謂以  
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此以長爲都鄙  
之長及諸侯蓋本大宰注然非經義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  
制云古者天子寄軍令於六鄉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  
出使長之素信者與衆相得也通典職官說同此釋出使長之爲六  
鄉之吏在軍爲軍將之等亦非經義也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  
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治卽九兩之吏以治得民謂  
入爲本鄉治民之吏若州長以下皆是墨子尚賢中篇云可使長官  
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此云出使長之卽長官也入使治之  
卽治邑也賈疏云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

中量德大小以爲比長鄭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於內也案鄭長遂官當由遂大夫與比之內選擇爲之非鄉大夫所與也賈說非依此經說則出長入治以賢能而殊其人則皆自鄉而升之司徒升之學升之司馬而後授以爵祿也云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者明使民自興舉賢能皆以順民爲爲政之本也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各經謨文天明威僞孔本作天明長書釋文云馬本作威鄭本蓋與馬同僞孔傳云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引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者老子任德章又王弼注云動常因也河上公注云聖人重改更費因循若自無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云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者廣雅釋詁云遺難也上既引書及老子二文證爲政以順民爲本之義故此又申釋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會計也致事言其歲

盡文

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者六鄉依王引之說六當爲元之誤詳鄉師疏此正六鄉之歲會

亦鄉吏之官計也賈疏云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以下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下致與大司徒然後考之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致事言其歲盡文書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亦云使齋歲盡又書來至義與

此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

者即小司徒云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攷灋于司徒謂觀象於司徒所治之官府因而考論受行之羣吏亦即上文鄉吏是也賈疏云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州長已下羣吏令使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云以退各憲

之於其所治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宋余仁仲本治下  
衍之字唐石經所下大上損闕三字蓋與余本同明注疏本遂以下  
文國字上屬此章大謬宋婺州本建陽本岳本與

嘉靖本並無之字今從之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

國大詢于衆庶則  
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疏**

國大詢于衆庶者此王以國家大事詢萬民對前鄉老鄉大夫以  
鄉射詢衆庶爲大也云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者於亦當

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此朝謂外朝在臬門內庫門外者小司寇云  
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注云鄉大夫在公後卽其朝位也

注云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賈疏云案小司寇職云掌外  
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以下此亦云國大詢於衆庶

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大事故稱大  
詢鄭司農云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于注例當作於各

本並誤洪範稽疑章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人作民與先鄭所據本同引之者證

大詢偏及  
衆庶之事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注**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

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者賈疏云二十五家爲閭中士爲閭胥胥  
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入故鄉大

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令俞樾云令  
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尚有比不言各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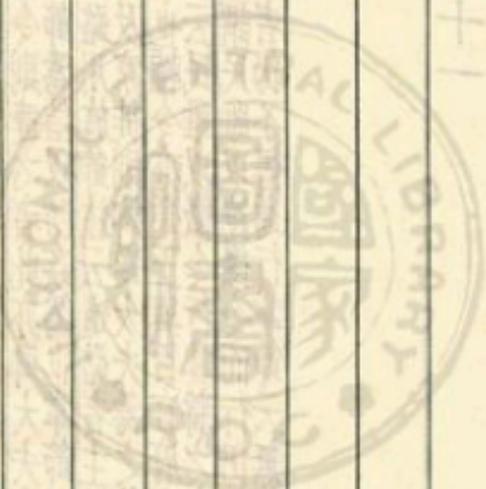
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大小若使此比之民不得至彼比大近煩苛  
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莊存與

云大司徒致民於王門其在鄉者則守其閭亦互相足案說文門部  
云閭里門也蓋二十五家聚居一閭閭中有巷巷首則有門故因以

閭爲五比之名依鄭大司馬注謂六鄉爲軍將營治於國門則比閭  
之吏當亦營治於閭門若然守閭胥所治處卽是守閭門俞莊說與  
注義亦相成也晏子春秋外篇云莊公闔門而圍莒國入以爲有亂  
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墨子公輸篇墨子說公輸盤無攻宋歸過宋  
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民難以徵令行其  
也並國有故謹守閭之事以旌節輔令則達之將之者無節則不  
得通事必以旌節爲信以防姦僞也掌節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  
輔王命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  
也凡民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然則此旌節卽鄉大夫  
所爲以與之者也輔令亦通王與百官府之徵令文書言之與彼輔  
王命義同注云民難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者廣雅  
釋詁云達通也謂民難以應徵令而行仍須持旌節以爲信若無旌  
節則雖有將之者仍不得通行掌節云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是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一

周書五經卷二十一



國立中央圖書館



1182244

